



09972

江止庵遺集卷四

明江天一著

上史閣部書崇禎十六年八月

涇縣潘錫恩校
齋

天一猥以側陋謏薄之質落拓人間于今世士大夫不從天下國家起見者藐然不以爲貴而夢魂飲食獨時時欲北面閣下親炙教思誠感乎真實人品勤心苦力肯出身爲天下擔當者唯閣下一人而自分雲泥耻于干合今值事關億萬生靈東南半壁者鬱結難抒無繇上達不得不冒死一言卽此一言爲見大人之緣唯霽顏海容特與採納而速行之今天子慨天下無治兵者特以閣下真心能愛百姓爲南兵部尙書天簡迅速嘉惠斯民于是旌旄未至人人有太平之思奸萌潛息忠義奮興而當此賊氛正熾機務重地倚德威爲鎮定焉第賊無刻忘江南而賊謀紛布南中尤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一

爲繁密其視閣下一言一動以爲動靜此不待言愚生獨謂閣下蒞任最急切者無如拯援徽州殺賊一案閣下誠念百姓出而侃侃一言使賊知有所扞蔽有所震懾無隙可乘則不止保全一徽而造福江南等于覆載不則賊卽伺此一案以爲南窺破竹之勢爾時雖恃有閣下勢較難矣故星夜赴馬足下洗心滌慮敬爲布陳三月流寇至祁夥間詐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參錯衆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卽亂住民房卽十數人輪姦一婦更卽焚殺劫擄不可嚮邇已見其夥中半雜僧人半雜雄捷婦女投戈橫掠莫逆顏行于是民有觸鋒刃死者填溝壑死者投纒死者相踐踏枕藉死者尸盈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孥乃賊之死于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亡過半民之格鬪而死于賊者又且十之五六

莫可形容于時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月初一破徽州府急不能待遂肆殺姪此三月二十八日事也而三月二十七日報有賊侵樂平亦爲樂平所殺同時兩路賊勢汹涌嗟哉徽民亦何幸乎傷哉徽民亦已慘矣念中州荆楚大江以北與今年東流建德青涇南繁諸縣橫罹死亡者豈下數十百萬而卒莫與告徽又安所訴冤乎故雖殺其一二罔自爲功上之人若以民之出力與賊敵也則死者宜與撫恤生者應與褒嘉有司始亦念百姓至痛極而不勝哀矜獎與詎意馬督臺有黔兵没于常德澧州樂平諸處而忽得寇徽之賊有假黔兵之號卽居然認此爲黔兵遂參處徽之官與民至奉嚴旨焉于是官與民不暇自解而從前被賊傷殘之事馬督旣一槩抹去亦若竟不復有人焉敢出而明之嗟乎突然來徽者姪殺焚劫之賊也徽人實滅其姪殺焚劫之賊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二

乃強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亦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亡欲嫁禍于徽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監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童子不信之矣則欲認爲黔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敢言督兵者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其尋常小過失而反置之乎夫向者故賊也徽人付之無言今有人出而認爲兵則請問其兵何以作賊殺人請問其將兵者何以使兵作賊徽之被殺者已矣而其存者豈遂不能言豈復聽其又置之死而不敢泣血以自鳴哉聞馬疏入而天子有訝其因何致殺者矣聖人日月之心一語開人豐蔀故雖奉嚴旨猶蒙矜察蓋終念百姓不欲使淪非辜然徽人自此不但日夜畏賊并日夜畏馬臺謂我等殺賊胡乃認以爲兵若果是兵卽當罪兵罪將罪監紀而反

罪微之一府官民焉疑賊狡計萬端而竝疑馬臺之數疏云黔兵有數千在某地屢調不至欲渡江與徽人掾一血戰云黔兵有幾千人乞木部院開恩放職渡江報讐云衝鋒頭目盡死何以殺賊云頗有微功云勦餉四萬五千何以銷算凡此者唯恐黔人之不與徽人構怨又似兵柄在手可以爲所得爲又似功可誇示而勦餉今有所歸欲盡破一徽州財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馬臺心乎爲國爲民豈遂忍於若此特偏聽監紀指賊爲兵而遂不聽官與民之言耽耽欲滅徽也徽是以不能無疑于馬臺而將不能不日夜畏馬臺夫擁重兵者故當虛中究其行伍示以用兵救民之德意庶幾稱上意旨民有謳思乃致一府百萬生民羣相畏懼且欲羣起而控冤于馬臺又恐馬之有人焉卽羅而致之死地民何聊生又何怪乎將卒之驕悍不測而所在肆毒哉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徽人從此必不敢防賊何也徽人一死于賊一死于殺賊將安所託命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衛桑早計民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而馬臺欲盡置以法則今地方官不能勦賊者有罪逃匿者有罪而稟稟奉法唯謹與民效死鎮守者又有罪民見上之衛護我者反以獲罪焉民益不知其死所矣將賊至而驅民逃乎抑與其爲民而不可殺賊孰若爲賊而尙得更生乎安所用防哉不敢防而賊詐爲兵可恃以長驅何也恃縱兵者爲彼掩也且兵屢可恃以爲賊何也恃兵爲賊則無人敢禦且無人敢加之罪而反可飛罪于人也嗟乎徽一府耳滅之何惜譬彼河南湖廣諸處失地方幾千里矣未聞有亟亟往救者獨是徽一潰而前後左右諸府縣亦無所用其防維則江南大事去矣非一府能關係江南乃其事之不幸開門揖寇反功爲罪所遭有必至于乎此者夫徽不

潰于賊而潰于禦賊至于交相戒不敢禦賊此其關係億萬生靈何如者此所謂隙也賊將乘之於是萬民一辭曰此非史爺不能白其冤非史爺不肯任其挽回非史爺不肯卽起而救焚拯溺閣下身在此中忍不一言乎夫是賊是兵皆不必辯但據其姪殺焚劫之慘已爲不可勝誅之條馬臺絕不審此種情形而唯據一風聞據一員役之語以爲疏曰誘殺官兵曰兵有紀律曰徽人圖其刀鎗馬匹又黔兵激變樂平姜劉謝李之將現禁樂獄而疏中絕不提樂平一字反于徽人索姜劉謝李且舉吳推官金鄉宦之勤勤勸民議誌飭者而欲殺之嗟乎馬臺旣于樂平取四將矣旣卽樂平賠刀鎗馬匹各八百件矣又復責徽取此四將又復責徽償此數目是處有賊假兵是處可責賠償耶吳推官勸民防禦正古寓兵于農之意若金鄉宦平日宣述高皇六諭使人知守土之恩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賊至而人感其勉喻之誠相率而咸化其德未艾乃謂其誘殺官兵凡此皆天下人必不可解卽馬臺清夜自思亦必悔其出詞之遽而無以自解其矛盾者言之於邑可爲氣盡閣下可忍不一言乎意馬臺亦一時之誤遂以入疏用自白其將兵之無差初非與徽人有讐也然而爲兵者厚而所以爲國家爲百姓者薄而且與徽大讐矣無論馬臺今不當與徽讐以天下大勢言之臣子大分思之每賊所蹂躪重地曾無劄出位而討罪也自宜爲百姓除殘去暴不應于賊以間使百萬生靈無所逃命且賊反假仁義以招徠無識之民往往流歸又加此一番折挫慘剝則人苦重困小民何知南走北走所必至之勢非大憂乎第念今日讀書正爲天下國家計大事在躬豈可蓄縮塞不一言然不敢向他人言獨敢言于閣下而又不得不煩言重復者惟閣下勇于愛百姓而

膺此特眷兼身在南中大可正詞爲皇上言之言來徽者賊也言
黥兵没于樂平而又取將取償于樂平詳文可據也言馬臺卽失
兵他境不當借以難徽也言吳推官金鄉宦實心實意爲民防守
不蒙獎勵反飛坐以無名之罪也言徽此番殺賊必不可壞一官
必不可殺一民而此案眞實關係江南不止爲一府操公道也然
則胡不直言兵爲賊者爲其不便於馬臺也尤望且直捷與馬臺
言又從容與馬臺言在馬臺宜平心靜氣淬厲兵將之肝膈以剪
除二寇爲今發憤之大勿或出臆見勿拘局面勿以監紀之御罪
者硬貯胸中則醞釀元氣者厚而陰消江南之亂萌莫先於此况
撫按兩臺已出身爲徽人肩其重任終始爲朝廷保封疆計矣閣
下更一出而淋漓慷慨言之不尤足使朝廷之小民安而馬臺亦
覺其無私也愚生敢不煩瑣言之重復言之乎然閣下有不可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急爲徽百姓言者當上之來察情形也徽郡之民不測所以幾于
鼎沸謂我等性命皆吳推官金鄉宦與我之性命也柰何反令被
難于是有願捐生以代者有願碎首玉階請就鼎鑊以白其有功
無罪者負販途人皆欲百身赴殤決脰屠腸以明天日以昭公道
以激勸後來仍行備賊之士大夫賴吳推官諄諭叮嚀曉然示人
無他民始安定然九閭萬里小民皇皇之情未敢一息寧也可不
急發大示以戢之乎又向者各臺憲諭鼓練鄉勇富卽捐貲貧卽
効力鋤鏟爲戈田飯爲糧友助雜城誓不與賊共戴天近見馬臺
一疏人盡寒心旣已懈弛又復不敢爲備燒挺鎔刀撤關毀寨富
得藉口而益縮其財貧無敵愾而漸生不肖之志難安易動之人
心椎埋屠狗之市習易起耳凡皆以殺賊爲不可赦之罪故也嗟
乎增兵增餉無益有損彼糜金錢萬里外招募流亡賊多充入孰

若使隨地練其土著無事耕桑有事共奮爲能扼塞守險乎此
休養萬民厚蓄兵力又當急諭徽之有司使有司可兼將帥無以
期會咨限坐失疆土而閣下仍大張告示以鼓舞徽之百姓毅然
振奮視前更加飭厲夫地方障礙固在山川形勢城池甲兵而尤
在人心固結無有解體其所以不解者不過親上死長之誼作而
成義勇之氣此氣鼓之則奮摧之則靡卽今湖廣省城獲賊數十
上人疑爲官兵反罪民而釋放民不敢守城遂以潰此皆摧殘之
應狼藉小民之驗伏願閣下赦其癡戇採其破格之言爲閣下力
行破格之事卽且夕言之不失徽足矣詎敢有礙馬臺哉聖天子
爲天下得閣下居此位真中國司馬也廓清六宇且暮間耳而首
被宏德于徽萬民幸甚江南幸甚臨書曷勝悚惕戰慄待命之至

與凌龍翰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六

夏中得天子知兄信此天下之福不止爲一人功名幸弟之歡舞
何可以言三月流寇至黟祁民不堪命合郡起而殲之獨有一馬
部院誤聽監紀以爲兵也而不當滅之反差一來節推至徽責賠
幸來公不失風義猶有見事之明謂兵無紀律慘於姪殺徽安得
不一舉而盡之於是人心始定而今防守如初也嗟乎當事皆如
馬是唯恐天下不反耳可勝浩歎夫吾兄不爲流俗人所知而爲
聖天子所知此所以貴雖然所以承載天子之知者恃有堅凝之
骨齎強之力以益厲其躬此吾兄素積何待言而弟復不能默
者良以前此一篇稿序俗輩不知出兄之意見兄排斥卽咸謂弟
序中已要害乃因中傷吾兄也弟始聞而驚汗繼乃鎮定卽以一
序而爲人所中傷知兄不悔弟亦不悔何也兩人相期原在貴賤
之外求無愧此心已耳若輩黃緣反得富貴介然自持乃逢嘲遣

此近世之常何足介意且弟序不過統同相勉之辭欲爲聖天子
得好人以圖治安使果以序之故而累兄也恨聖天子不見此序
耳苟見此序恐知吾兄不待今日矣弟以此復理前說非進吾兄
乃借以自彊有骨氣人到底不負非期不負自己正以不負大君
今賊寇不忍言矣猶復耽耽乎金錢之嗜處堂而嬉則亦安得而
不恨弟之序耶吾鄉之發於前者相知寥寥可無再論發於壬午
者多有其人亦往往有命弟爲序者槩爲辭謝蓋自吾兄有丙子
之罷諸友戒不用弟序文甚有已托弟爲之而深藏不以示世誠
惡言之不祥乎亦不應有如是之相知也夫弟非能罵坐者非嘗
有得罪於世人之有關係者而特以其言過直過愚遂相戒如此
使弟或爲世用其不相與摧而折之者幾希是可爲仰天太息以
此於吾鄉之名下士及已貴諸公皆不敢作一語誠以相知按劍

者之多也猶記汪雨若虎谿相訂以無忘艱苦無替舊交爲念時
有爲其謀利計者汪子笑而遣之亦復如吾兄命序之意耿耿照
虎谿之水然亦不敢序一字若洪瑞玉天性篤至不似今人且其
先人與弟實爲石交何可無一言附其簡末而亦未之及者一以
瑞玉榜後未歸未有作序之命一以旣序其文未免舉其先人古
道高風或者暢所欲言則其爲勉者譽者而世又皆以爲刺已也
遂愛瑞玉之甚亦不敢爲序嗟乎丈夫然諾相期乃至使一序之
故而極相知者反成疎隔雖欲復論天下事尙忍言哉雨若每手
書索序而弟終無以應之弟似負雨若然甯負雨若不可累雨若
誠以吾兄丙子一序而自戒也使天下有有心人真心歛爲天砥
柱弟雖盡情痛快如古人幾太息幾痛哭之書亦所樂陳而卒寥寥
寥也弟何必與今世人作緣耶數卷山阿本所已得者隨意直書

聊剖我胸臆以不比於草木足矣吾兄方入承明爲福於社稷蒼
生弟作歌作記載小集中千秋萬世何嘗不光景常新耶瑞玉年
少而諳練不愧科名之人也慕吾兄而親炙恐後相與講今日之
急而出險濟困當有相視而笑者萬唯畱意焉諸相知見間道意
高發後奇文寄我弟雖不作序然不可不卽寄我也統惟原亮珍
重千萬

寄傅公書

湖上別公後遂一年所矣瞻湖門牆未可言喻今歲館金先生令
弟宅差可讀書而春夏爲流寇逼境旦夕枕戈不遑筆硯賣書買
劍未足任其防禦近且亢旱太甚填壑爲憂輯甯如貴地真僊都
也襄糧托蔭日夜念之做鄉人散於四方受寇毒者所在皆是區
區土著又復遭此當路者不念賊殺百姓反冒賊爲兵而欲有圖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五 八

於微夫做官人讀書明道理之人當此岌岌之日不從百姓起見
猶欲以利自圖有心者豈忍聞之所恃我公一出而慰蒼生之望
快睹昇平天一不肖從耕鑿中讀一卷書詠帝力何有足矣羽便
附枕臨書悚惕

寄臨清州趙司李先生書

先生拔天一於童子科賜以讌閒商榷文史見天一生平家世遭
逢得失咸沐問答周旋誨接殷勤誠懇至諗其居無一椽蕭然歷
落之概則又慷慨吁嗟爲傷愁苦而不能已復從容慰勉遠大相
勗天一亦自忘卑賤抵掌於前不禁所懷之勃發也退而自惟數
行文字一再試而逢大人下交至於忘分古人所累日上書想慕
不可幾幸者自我得之豈獨今日傳爲盛事聞風相思有不知鼓
舞感激之何從者踵相繩也嗟乎近世士大夫一逢試士情賄相

聞埋劍沉珠所不遑惜孰有權不在握而諄諄造士猶恐或失如先生哉私念先生甫下車不肖如天一且蒙照拂摩挲所云詩自隗始者况此中淹鬱實繁有徒積化之餘網羅遺軼使孤騫之子有用之才既得發抒吐氣而爭自激昂興起懼後者亦得以遜志誦讀之林不至以當途厄塞阻其後進之階而先生果博訪旁求令生素所知許者悉皆臚說共厲獎成時偕胡謝兩生公相延舉名入記室作人雅意豈獨周王之可歌哉且又視天一爲何如人也繇是鼓其頑鈍矢勿見負多士蒸蒸人懷教育我師方將月有會日有程作新基始不意世有惡形其短而取子毀室加於左右何摧抑士類者反載高位而一意造士獨蒙其尤豈天不祚吾土乎抑吾黨斯文應逢其厄也然先生通識曠度自有隨事行藏立乎高遠之地且古來英雄豪傑見斥于庸惡者不可勝數卒往往乾坤正氣集

以百折挫辱之境顯所異能名姓在日月間彼腐鼠而嚇者蓋已不知銷沉何所孰得孰失夫復何云况聖賢所處動遭誣罔莫可誰何乃其行事灼灼雖仇讐猶將心服之若其自喻又惟相與賦不愆何恤之語已耳先生謂其然乎生越丁丑始補郡諸生數年間地隔鴻希又寂處窮山舌耕寡聞見屬傲門人吳爾升北迎其親爲素勤仰止者就望清光慰其饑渴敢附疏中不盡所陳此子年少有雋才其叔太學生吳君考者謹淳之士業居貴地想沐旉幪之力居多秘煙數笏用塞空函統惟珍重臨楮惕息謝生已進胡生尙未并淬厲不倦附布

寄周仲馭先生書

士必有氣骨不屑屑干人以私當其讀書則不爲媚時之文當其植已則不爲諂諛之行安分自足如是者而後可與之進於道愚

生無狀學爲文章其於當世名公大人稱相知者曾不數見如少
游某公之門受業者兩年此一人也旣而與沈眉生崑峒敦縞紵
之好因以望見先生顏色先生卽忘分下交此又三人也旣而宜
興許任宇先生浙上傳辛楣先生來長吾地物色風塵之外待以
不朽之誠此又兩人也夫此數君子者皆力能剪拂予人以功名
而愚生皆不敢一字一話有所期求妄希吹植非拙於事人自甘
老挫誠以古昔彰聞之士上書自薦汲汲貧賤賢者猶蹙額恥之
况遇合實有分定徒卑其志終亦何裨故年來蕭索自處聽其所
休止雖以先生忘醜之愛溢及野人曾未有以一字唐突左右非
傲也非懶也亦云守其常分以期進道於大賢君子而不敢自外
尤所云天下之眞能知己者必不以其干牘自絕而因之簡棄也
然竊不能無感於今之縉紳先生而歎執事之大有造於人才夫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今之縉紳先生何嘗不口道忠信之言何嘗不歎美古人之行而
居鄉則日與有司爲市肆立朝則日與下僚競錙銖實薦賄也而
猶文其名曰薦賢忘其身爲舉人進士之身而時時導人以媚嗟
乎上作之旣以其僞下應之皆無其良滔滔汨汨杜蘅芳芷之搖
落而翩翩緝緝之充塞也欲以望息兵而滅寇庸可冀乎執事獨
不然雖在畎畝猶不忘君一技而不忍使沒於世一長而必欲使
見錄於人宜其不得志於縉紳先生而天下之賢人君子罔不投
誠而恐後也傲鄉汪茂宏江傳舟自門牆歸稱述不倦愚生靜窺
之絕非今之好諛其師者比而尤以程朱舊里之聲氣寥落爲先
生之惓惓嗟乎今之過吾鄉與慨慕於吾鄉之縉紳者孰不以其
地之多利也故乃執事不此之圖獨念其舊風暫其懿行而多士
亦因以感動奮勵莫不人爭琢磨使山峭水激之鄉遂不見有羶

可慕而軼士無窮此惟愚人無心肝則已耳苟有氣志抑又何能不相勸勉而頌先生之義於無極哉苟有敝友徐之高字天章者懷誠負笈蓋亦有年無緣望門敢以愚生介紹其文其人實有進於古人之道不僅如今之托名者於其行也將之以鄙懷草率近放惟執事察而原之

上淮安趙工部書

淮有馮孝婦人倫生光名教振德可謂不遺其親者矣願剖肝救姑迹雖奇異而返之至誠一念則正有通字識理者所萬不能爲方是時人爭訾議誰實稱許一旦得我明公大義聲之雅頌播之孝婦精誠乃始皦於天地天下聞風慕悅者遂無不極口曰明公獎善如此見義卽爲如此不以蓬門下賤而掩其奇德如此可謂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中不負所學士大夫盡能相若尙何寇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十一

賊之肆而風俗之偷耶下走獲明公詩論驚喜受讀焚香但告之天又以爲不負孝婦矣私欲一叩堦前備陳愚陋願野服倨侮難見大人謹以所刻鴻文竝同人諸製及下走所著傳紀數篇裁裝呈電自知形穢有點青睞如一字可採則轉達陳請庶幾作人至意夫今日彰輝之權以金錢而倒置者多矣我明公忠果正直蚤於夢魂中想見之寧無有感憤太息者乎且下走與孝婦之家南北隔絕素乏相知之雅又無親故之誼卽我明公之慨然論及也又復無左右先容之人而相與讚嘆不置汲汲然推揚恐後良亦秉彝攸好之同不肯與衆齊泯故敢忘分獻芹仰惟宥其狂瞽九加之意則孝婦幸甚斯文幸甚

與方玉如書

往者世風淳朴士爭出其議論識見以佐是非之所不逮近且上

下紛梗有起而論列形爲美刺足補人心者豈惟鑄譙更獲禍焉
於是今之名公鉅人向稱直氣敢往吐露胸臆亦且隱情結舌自
比寒蟬雖有撰述緒論計藏名山而於贈答送遠弁言引跋之間
多所諱忌嗟乎世變使然哉此非獨立不懼者孰肯與之爭議論
之先耶前書所云將事遠遊命作文序開械動歡卽思染翰乃勃
勃欲抒準古訓歟據人事歟冀借君舟車道路之間遐方萍聚之
際略覘所見而言文者卒十之二三一皆當世不能取容之語徒
使識者見譏祇爲文累於是乎止今者屬友人高會分韻賦詩余
告之曰聞春秋卿大夫雅會交接稱詩喻志皆取三百篇之辭不
必自賦蓋以重先哲略浮藻懿德大雅之風於是乎在泥焉分韻
豈感於物而後作乎諸子競辯未已而梓人持所刻佳稿適至取
而讀之如入宗廟觀禮樂之容沉潛讀之又如棄衆響而獨聞琴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一

瑟和平溫厚之音令人禁邪滌穢焉諸子起而爭諷一堂之上嘈
鳴錯雜俄有朱絃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余告諸子曰此可謂感於
物矣詠焉而以言猶詩也乎哉諸子更取其中二文畱連與歎不
能已已相敬謂曰是何入人深而感人速乎余復告諸子曰揚雄
爲利祿而西京之儒術以衰馬融事奢縱而東京之經師以壞若
所爲文一去其利祿奢縱之意而經師儒術足以緯貫厥躬安得
不移人性情若此雖然玉如之文與人吾兄弟所視爲經師人師
欲備灑掃者也美不勝述諸子能讀此二文亦足以爲子爲臣矣
賦詩言志此又足以比三百之遺乎梓人卒卒欲去不暇爲序卽
以今日所言相寄聞君此行先之以金華洞天其間有葉白雲九
峰二先生知君旣久亦雅不薄余彼當有獨立不懼之旨起而序

君鴻文余謹齋沐以俟

弟黯劣嘗讀韓子書知其畱心儒術者甚力又讀蘇子書見其畱心釋氏者不倦二公皆前代大儒所見不等然皆有闢天下之人故其書並行於天地而不能磨滅夫二公亦皆各有所見未可議也弟以近鮮通釋或與談佛老而不悟反致譏彈則莫若竟從韓文凡師門談佛之文姑畱貯秘笈待之異日今止刻經濟諸作以裨當世之實用且使人明白易曉以遷於爲善之地毋令識者以文字起浮議此亦世兄之責弟子之責卽師聞當不謬鄙語乎鑒之鑒之

與金函三惟日

近日珊瑚飾爲工如兒童屬對如士大夫往來寒溫套版如鬼語荒郊凶氣鏗詞實實然自詫其富麗浩博而題目文境清明之氣俱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五

三

不畱一綫大約是無志氣人所爲故不存骨體止塗虐革眞實讀書人唯有歎息而已冬底接翠如令弟所爲文掉臂時賢獨行不顧此眞大有氣志可與商古人之業者嗟異久之然按題準法多不相浹洽有體貌而鮮實用是能從古文入門學焉而過夫古人之文怪怪奇奇而實與本旨相聯貫者其議論有法焉以運之一篇之中主賓開闔呼吸照應埋伏關鏗攻殺擊刺無一步不迴顧無一語不安頓本題夫乃能激動觀者心目若氣格古矣裁制善矣而一往不顧亦復無用令弟不屑與流俗伍而能嚮邇賢昆蓋能知兩足下之文之爲有得於古人也親兄弟不宜與草草訂交且又介賢昆而虛已於僕不得不諄諄望之必得其成就以不負彼一番盛志或時相聚首幸以達之翠字見抱朴子卽指其名也然單看欠蒼老須更易之并附致

答范子序書

函三處見足下數文大家氣度有見有鋒足以馳動之真畏友也高第弟子吳生年少爾爾其文皆天懷所發縱宕之中矩矱自存銳往之境更饒新蘊蓋愚者就法不辯明者法繇心生但令多讀五經古書此間萬法所藏如花作蜜如米成釀胸中既富筆下自滔滔不窮隨所發揮皆足名其一器又何有於尋行數墨之士乎得足下以爲之師授璞玉人不愁不爲瑚璉矣然近世人有目無胸兼之善妬指幽蘭以爲惡艸見蛾眉而生謠咏身負偃蹇及睹佳質輒欲授以靡曼之篇勸以脂韋之習輕佻熟滑微撥淺敷指爲速售之技卽高文大業彼亦復擇其靡曼脂韋者而師傳其弟父戒其子自己既不回頭又欲以誤來者嗟乎此卽出於得氣以去之人吾猶謂言之刺謬若猶然吾等之言也豈不亦井蛙語海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古

長見笑於大方乎業墜坑阱而猶自以爲得計乎彼鴻鵠之志翺翔千仞而乃蓄之樊中不可憫哉昔有大儒其子九歲墳索以下之書讀且殆徧有俗師獻技於其父曰吾有速售法使郎君學爲文旦夕可博科第矣大儒曰吾兒頗有良質吾將取三十乘貯其胸使自開心眼自立腳跟雖吾舊業尙不欲以溷之況區區時藝久將自得柰何以此淺營棄吾佳子弟且子謂爲文之法足以立致科第不知窮達有命十年讀書古人所歎益信理所必然而謂用某技遂能之乎且卽以技論子年近五十矣子之師且六十矣子之子又三十矣子之良友又幾四十矣據子父子師弟朋友之間豈不相助爲理日習速蜚之技而乃復蹉落未偶積功如許年而不能博一青衿尙言科第哉則信乎遇不遇命也遲與蚤命也而文之利不利不與焉夫文亦爭通與不通耳有利不利乎夫文

苟通也則奇亦遇也平亦遇也苟不通焉奇固不遇也平亦不遇也若以遇不遇而論文之利不利是醉墮溝渠而以爲有江湖之樂也不大惑哉子休矣無落吾子弟事俗師愧而退不數年大儒之子學博文奇名人上士爭相延譽敬拜下風且掇兩榜高第致顯位焉俗師則猶然老學究耳其師弟子亦鮮有發聞於世者則又復創說於俗之人曰一科之內能有幾人爲若之文也仍爲吾靡曼熟滑者便耳嗟乎婦旣失節而惡人有柏舟之譽又欲相與共飲狂泉也惑之甚矣則信乎遇不遇有命而無文之利與不利也足下有弟子如此猶吾之友也而又爲函三外弟千里之駒非可以駑駘之法馭之昨見足下所評吳子文教法正當如此甚慊吾意新生芽萬助其發越之機會見一往奔詣耳然昔者大儒之事或有類然則起而諱君之教定有其人吳子不大可憂哉願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堅志授受無改前操爲道關情不覺舉以相告異曰此子縱步天衢應歸續於王良造父矣

答程先生

余子垂十二歲今始能言行路尙未安穩小阿弟輩纔五六齡皆能以大人傲之所謂家有癡叔今在猶子乎然祖述年十四五亦未知書後乃博覽書傳學該羣籍楊億七歲方語便能作驚人詩吾兒如此憤憤何敢方及古人或者山野人正須如此癡魯不則游於發越一途非所以長壽命耶承問無以爲報書此代晤或有善治之法開示吾兒不

與陳詔使

讀書人夢夢極矣得翁文德振動虛來照人真古人不多得也不肖年旣壯大不能爲朝廷出一毫氣力自分老巖壑中以觀德化

之成既蒙不鄙收之聲地何敢復以浮詞相誑願大爲朝廷珍重凡筆削中勘定有甚於秉節鉞者拭目以觀曷任凝切不肖欲借東三日得聞元左右舌耕遠館艱於往還冀旌發行望一見示猶獲聆教訓也扇墨四事聊以將忱匆匆不他

告友去盟字書

余弱冠時有同盟五人此則吾鄉所共聞知者已又有同盟幾人以後又有同盟幾人此則眞告於神明之友旣而良朋相接稱盟者不少然皆稱盟耳非眞盟也旣而思近來盟字已成惡套有何眞切且友亦不過文字游揚遂相與稱此一字盟字徧天下矣識者又改爲同學此二字實好卻又多了同學二字不如還照古人稱友弟爲佳果爲盟友不以去一盟字爲疎若是生疎正不當用此一字此雖細事卻有關係蓋盟非盛時景象也余乙亥六水集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其

中言其故矣

與友人

比來見時事如此令人短氣政恐流離顛沛未知何處可爲棲泊傲語數篇亦政欲簡點災黎如尊指示雖不足觀亦使生平之志存其一縷後世或髣髴形容不至沒沒然終是名根未斷妻子外又多一累何處更覓着腳時且又見近來文章之士未嘗無天下大名而一旦顛倒悖逆或受僞命或效莽操秦檜似道諸行徑卽文字蔚然深足爲萬世唾罵耳雖著作充乘何益後來是以又有焚稿棄研之意足下學道人敢以此語進冀施鞭影非敢爲誑

答友三首

承問文體畢竟何者爲當夫文亦有何定體耶日月星辰雲霞霜露天之文也而天之文亦無定體山川草木邱壑池沼地之文也

而地之文亦無定體推而人身有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地無
文而亦皆有定體而無定致而大約根諸義理當於日用爲要切
耳山谷有云文體大似擊鐘叩其旋蟲與笱簾不若發其全體之
馨耳

又

君無謂天之待我薄也士必經盤根錯節憂悲患難而志氣益淡
骨力愈壯其以發清虛而增學問者與處富貴籍榮寵之人獨異
而倍有得焉不然子不見今之倨尊臚履仕籍其所發之制行多
有悼於窮愁處困之日此何故哉誠以此強學力行以自求其實
乎吾見求而往者天之所使人不可測將以大究所學而發抒鴻
藻不卽遇也

又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七

所傳龍馬乃洪宅重價所市得者過都歷塊超躍如神曾有負稍
斛逆馬顏來馬輒從斛上一躍而過騎者如履坦途負者不覺因
稱之曰龍駒非此間產龍駒也傳言不足信如此泥神亦是水中
積久浮泡微有意似好事者遂神之因以訛於俗余訪之里人甚
確君子毋勇於傳俗慎之慎之

復友人

自去歲賊逼吾郡以來都不遑寢處處館而荒廢人子弟亦輒不
暇計誠以當此患難經營正君子出力共濟之日少有裨佐便不
可自委舍卻日用營爲爲大家幾務所關正是學問境界非又如
學生輩坐書館中看講說做時文爲學問也以此筆硯幾廢不解
作文然以今天崩地裂之日而能悉心并力籌畫經營相與戮力
向前爲報讐雪耻尤是大學問所在深愧力不從心徒向人口喃

喃作勸化或輸財或奮志以此爲螿臂耳足下謂此種心情猶復能爲人作粉飾語用心無益之地耶謹復不恭

寄友二首

久廢書問寂處荒落苦無頭緒想有以見諒也讀書之暇偶爾不平惟可向吾兄言之自二月三日北報甚警天下當事者絕不發勤王之師此一恨四月南直浙江江西聞北難信甚蚤又無赴難報仇之師此一恨五月擁王監國又勸進矣又無一人發報仇之義此一恨六月止聞紛紛起廢用逆爭位競薦絕不提起報仇一節此一恨時事至此兄卽高蹈山林當作何慨耶

又

諸臣朝夕宴賞似以先帝之崩於賊爲幸然求如古人作楚囚對泣者亦不可得弟輩旣無濟世安民之具徒有隱憂乃欲復汲汲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五

六

干進此何爲者是以率其草野爲大明之氓而已自是真切不敢以誑

與太平縣江振麟諸子書

不肖天一寒儒也讀書不敢自棄於聖賢亦不敢自外於大人君子然實等碌碌無狀可名謬承貴邑之下知前者旣失倒屣續溪寵顧又辱諸君子輿情不意適當其會竟負高深通縣諸公誼如山海而不肖則擢髮無以比愆此日此情弟不能言唯有未歎若振麟兄跋涉不避無限苦腸不肖惟慙慙不能以息銘識五中終身之以也卽欲特致一緘用報私款而警惕日坐軍旅中食無整餐夜無寐刻膺繁重之責而當無可柰何之時遂澗候恍如外遠教所望諸君子大爲原放前日督鄉勇數十人出貴邑者黃參軍敝盟友也績中舉代不肖者卽其人今挺身不畏鋒鏑當不

訝鄙譽矣又今領兵參軍汪先生沐日者亦敵盟友也協同敬文程鍾程明畿兄來貴邑別一旌旻其師無不一以當百又家姪江益參軍江九臯領選鋒排躍而至又家表兄程起驥家弟江之龍領兵百五十人悉氣憾山河欲恢方隅此亦不肖嘗舉以代我者聞貴邑中有以起義歸怨做郡大抵皆富貴癡人劫爲此說今畏糧數百里以爲大邑捍衛又豈單爲敵郡哉恃諸明德不至過罪耳每有師過皆屬其嚴整不敢有犯唯有識見者約束鄉里使鎮靜不動彼欲肆搶掠輩無從設計矣匆匆布忱統惟照鑒合邑諸君子干祈遍爲傳達別有告示容卽遞至

寄家書

十月初五日次蕪湖立甫姪店兒天一百拜奉訴母親大人膝下兒自幼受祖父教訓長亦守貧讀書僅知忠孝二字然一生蹭蹬乾坤正氣集卷五頁五

九

兒命也前與金老師共伸大義志在報君匡國功業不就豈非天哉未定歸期先辦死局三弟至營道母之言兒死佩之只是父親遠在天涯不知消息爲憾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仇兒實恥之我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婦年半百可以無死有兒癡頑二弟當視如己子得延宗祖亦祖宗一脈也世人每臨難時必悔讀書兒獨不悔君子以讀書得正而斃又何悔耶我所作幾篇古文雖無大用實有關係三弟可爲我收錄傳諸後世子孫亦使知先世有此一人也前過旌德謁張睢陽廟見梁間題額舊知縣與兒同姓名兒得與張公同享廟食兒願足矣尙有何望東三扶光公韓無疆尊素皆吾同事願圖大業者審時度勢付之一笑而已今天下尙不可知但有人作得一分事復得朱家一塊土高皇帝在天之靈鑒必不爽兒亦含笑於九地矣母親年老二弟可以

奉侍幸勿爲見過傷又付三弟天表知一自陣頭分散心如芒刺
後來弟至營數日晤言稍慰一二但不知二弟消息手足至情曷
能無念吾所恨者先人墳墓數事未曾收拾祖父未作生譜父在
遠地若二兄得不死歸來則前人與父母之事在兩弟也爾兄之
心惟弟知耳我身一死倘有外議紛紛聽其自然老母不必驚恐
弟當善事次蕪湖筆不多及

黃山寄遠方士大夫書

我黃山初不與諸名嶽競勝抗處萬峰之巔斷絕人迹自軒轅登
訪後加名曰黃其間風仰止大約土著疇人遐陬軼士及方外一
二靜侶須麋樸遠懷抱無塵更以忠厚之心閒曠之氣與我巒岫
相氤氳焉乃載蓄胸臆發育人品又爾披攜縈帶注入筆墨爲能
使人想見天地大文之所存於是黃山流出人間而稱奇故在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五

三

下諸名嶽上黃山亦安敢禁遊哉於焉嘉客松石增榮大都旣入
此中腸胃亦當變化期不負此遊足矣不意四方有士大夫奇貨
吾徽凡有利於是者卽莫不文曰作黃山遊夫有所利而託焉此
豈山之志意哉全徽皆山無膏腴沃壤亦非通都大衢賂帛經行
之所集蓋渾乎澹薄之鄉也何所利哉若其中別有所利而必以
黃山指名我知之矣躬爲士大夫累心之事豈其不明祿養之家
豈其不足於寒峻乃受惜民間疾苦之心無以勝其田園玩好之
嗜謂彼可漁也而竿牘之風不可示隱而心計託我雲封逃聽之
人幾謂此山有金銀氣而黃山真面目以蒙嗟乎君之具車徒戒
行李告於友朋豈不曰肆吾遊覽特收清淑之氣乃或周月經年
曾未與君一謀面也此地有高賢大良閉戶先生與抱膝而處者
亦未與一數晨夕而君則遂所欲去矣孰爲來哉卽有來予山者

盛記頌侈贊吟歸而詡其杖履然靜地自揆中宵回憶果探幽討
翼以自足其性情乎抑誠思得佳山水以盪滌其浮滯乎卽有號
絕才未能攬天下名山大川爲國家經紀要害如今賊寇交訐一
旦奏膚功勒銘紀事以賡咏聖德又或聚龍門奇氣撰列一代之
書以發揚鴻藻又或尋訪隱逸與商定大略起其寤歌乃爾文皆
關說之餘詩亦因酒食濫徵逐之方泳則雖字帶煙霞篇畱澗壑
之色以云黃山遊也誰爲信之誰爲重之然此士大夫難以自問
耳其稱名於我乎寄我則何損焉我悔我蠢起天中不得終遠於
人反以軒轅之故致士大夫多借徑焉是子山之過也而敢以讓
君乎獨怪此數十年來舟車不絕於城闈有司供命而罔暇未嘗
不日蠟黃山屐也而搜括孔殷民情畏匿隨行末伎游食之徒以
及狡僮猾役境中無賴附籍又起風波而種荆棘如樵者不童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山不止以此廉吏不得全於其間而貪墨因之互市蓋一游客而
破中人十家之產者恒數十倍并里凋瘵怨咨載塗莫不曰此黃
山遊之所致因歸罪黃山小民伺望於府縣之門見一遠客至卽
曰此當挫黃山一峰此當塞黃山一壑嗟乎黃山何罪耶假子之
名益君之過君不顧我之名亦已矣獨不念徽人困阨甚乎卽有
蓋藏難供此焉之耗竭又况年來水旱癘疫不下各境而徽人積
貯什九貿易於外流氛所破重地皆吾徽富商大賈輻輳又十去
六七昔也饒今杼空室罄實窮鄉矣得無頓減其黃山之興會乎
古賢縉紳處闔閭若深山言其茹澹而無所趨驚也今來黃山反
若一闕之市之所縈布君固謂吾山之不能告人哉然非欲禁君
履迹也卽如近年黃石齋李元孚張天如周鹿谿數人更迭來思
吾方出混茫灝氣與爲盪桓者數月猶慮延賞不盡若此數人亦

士大夫兼餘聲實者輒芒屨竹杖蕭然而至第指雲氣往來觀日月出沒山僧不辯有司不聞是真遊黃山不欺人者特恐其不長年於此是故吾山寒過於暑有骨無膚嘗以嚴凝之氣待天下耐勞苦處盤錯之士以使之大輔當世又以其巉巖峻厲者養天下獨立不懼之器格以撐拄濫觴固有不得志而放浪形骸登山臨水者則又有以助其壯涼抒其慷慨俾後登山而聞風踵厲卽又有以深其馮弔而佐其裴哀苟以是爲有利於已也而稱遊焉復何言哉所以終不能默默者千萬人遊黃山吾不之厭千萬人來徼而悉索敝賦以去吾不之論唯是君固儼然士大夫也知義利之分也又非不解山水也獨奈何巧爲之名曰黃山遊而實於我黃山無與予又安能默默也哉然不獨我黃山有言或告我曰彼凡有利於某地亦卽稱某山某水之役山水清剛唯仁智得而有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之乃直爲若者蹴踏狼藉也豈山之遇哉以此觀天下謔名山大都如我所云諸君不之覺耳敢爲諸君瀆曰遊山則真遊山雖苦遊亦微高寄若將有事於貨殖而因以毒其鄉也幸毋我指名又敢爲君策君果有志於名山也節家之侈或同志合力萬里爲遙吾得而攬其勝槩矣不然我黃山素不假借於人請以此誕告天下

下

江止庵遺集卷五

明江天一著

涇縣潘錫恩校

吳集虛七十序

異哉今之壽人親者非富貴焉不以壽非得貴人文亦不以壽此皆強有力者甘自塗掩籛條偃僕博顯者姓氏高張里族之愚人謂交懽某搢紳先生爲寵乃愚人更施調笑周還而退衆能相鄙卽僅供一時輿僮隸廝數部鼓吹役耳于古所稱爲某親上壽之義已繆乃凡爲人子者亦何樂乎若親蹈此歎吳集虛翁以弱冠登上庠迄今累家至鉅萬豈非強有力者當此七十時推所欲得爲交懽如余所云者何所不可乃聞其族將以文觴弗克辭卽告諸族曰某不願託顯者名或不預予老則某君一言爲愉快某君蓋吳于民氏翁姪行余行社告諸神明之兄也士多以文字乞品乾坤正氣集

卷吾子六

一

目而師表人倫行爲物宗然是時徒以高等諸生應畱都試非高會要人足要流競翁獨眷戀其言若榮華袞是謂藏智在躬置身古人上翁仲嗣子搢亦以弱冠發藻諸生中豚犬輩率皆以甲第爲顯揚絕裾而希五鼎子搢直却科選不應畱舞膝前無庸捧檄蓋棘闈在八月翁誕生卽七月十六日也翁子似有斥于余前所云以志壽翁如此諸君子向者登堂拜人之親多眞率行家人禮及頌言滿幅又莫不借達者爲將美非誠務華度若親非是不貴良以此誣之而已今且屬簡余涼士余尙未如吳子于民之以高等諸生拔于世若又非能以言語妙天下將無同人悞歎抑誠窺其志之雷連乎此者諸君子曰子搢亦不因人熱則辟若執錦赫奕五色目盲忽接山水清滌人人曠疎猶足神遠養其久視諸君子猶存古人尊老之意子搢復不尙耳目歟夫今世侈冒無紀爲

風俗懼翁以澹樸爲矯厲翁之子行之其宗族行之其交遊又相率行之旣足愧富人子之耽逐顯者姓氏又足愧士君子不克以真率禮人之親至使當世名公卿大夫欲以其官氏爲翁倚榮而不可得則今之搢紳先生亦大失所懷來矣抑且賴公之澹者樣者養公卿大夫虛憍之志而使之壽翁誠不負此七十年于鄉國而稱老則夫登階一卮又何異與貧賤之交相酬酢而懽然忘其爲素封歟或言翁捐重貲爲宗祠者言翁至老而手不釋卷所著有析疑攻證等書而抗席末師者言翁篤兄弟成厥子若姪者言能大出所藏以賑今荒貧者更稱侍庶母婉愛敬備至如古孝子風尤翁生平第一義者余謂一皆分所宜行力所能爲不若述此一段流于歲月使後此七十人援爲盛事口吾族某君如此吾戚屬某君如此吾鄉之強有力如此于以勸厲四方敦行務本爲大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二

有造于世可言頌乎然余樂得而道者嘗聞余門人吳式文祖憲儀先生云翁與余先大父同肄業西峰先大父持禮敬甚其人文拔起一時也

方夷我先生八十序

歲戊寅仲春之月夷我方先生登八十壽諸兄弟相率拜于堂治文稱觥爲之言則扶光汪子凡先生邵德尊行昭人聽聞洎吾黨與次君玉如相爲樂誼者亦旣發揚不苟成述篇帙使四方登階敬讓之人見言無枝葉譽不過辭聳然知古人憲老初義庸厲鄉鄰獎風俗後生小子得與于成人而與爲禮自吾黨有補焉余復何言哉乃先生孫婿有吳生名碩者嘗從余游先期述先生平生由父母兄弟宗族交遊以及乎輿僮廝役倉遽尾瑣之間鏘然可聽肅然可師蓋莫不有古人之道者尤殷勤進一辭曰生與先生

居同里可呼而至。過其庭或遇諸道或值之山水間卽莫不儼然以昌黎進學解。勸問近所讀者何書卽與生陳道理所交與

者何人卽與生上下古今人成迹少當意卽舞蹈掀起聞生有不率教者卽婉迂諄戒如履郊遂恩勤抗激常若承祖訓而遊師之門至一切姑息隆眷諸態又所略焉此則生沐其誠一累千百言莫殫中心敢請爲生黼黻而進乎余告之曰先生亦嘗謂余言愛生幼而負異卽大志相勗亦云每見輒絮語不休一皆勉生以古人之學者至于長君爾尙爲生之妻翁次君玉如先生之孫水平與夫猶子爾繩爾思二君亦皆謂先生視生如孫出流俗上自余觀之生遇先生亦可謂賢智相遇矣今或與人以千金而不足濟其軀偶予一言而終身可享其利若先生時時諄篤去親戚疎浮而敦尙乎父子祖孫之誼生也獲享詎不深厚而先生愛人高識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六

三

又豈當世淺近之士可及哉雖然生也譽先生述先生所以欲成生者與夫潔玉帛承筐醴醲擊蹠之飾皆不足以爲先生壽思可以開悅先生而歡然進以大斗者則有玉如在玉如爲先生賢者之子身食於二十人中而文采耀天下吾黨咸宗師之世蓋有旣都高第而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乃聞玉如之名如逢未見書承玉如之譽欬如接異人語聲歷吳越齊魯江廣之間豈徒以其文哉至孝至弟實有如詩禮所云者以無愧先生之子而水平又學于玉如以無愧于先生之孫卽余與吉人扶光公龐東三諸子輩亦願學于玉如以日求無愧于先生之子之友生且以先生爲何如人哉生但取昌黎所爲進學解者學于玉如以求無負于先生日月之訓以不負于生所倦倦不能自己之忱而卽以無愧于先生之孫婿焉則夫親戚朋友有重生者推厥所成先有以重先生

之教之德予無窮日遵其教日繕厥躬是日壽先生也寧繁稱具美而後爲禮哉吳生日唯唯爾日登其堂拜起周旋見有欲類先生者有欲得先生一節者則先生必隱然色喜其或頌諛不根徒備警折則先生亦必但與爲進反而已生因得以感發而懲抑焉然後知古人憲老之義所關甚鉅而生益得于是日焉以無荒于婚以行成而無詭于隨哉余乃取與生相與稱道者再請于先生以爲先生壽

漣社賀伯眞方君五十序

士與友稱兄弟親之也親則友之親卽吾親矣爲人子者以得其親之懽心爲孝則歲時讌見亦必有當於友之親之心而不在於殷勤接盃酒之懽而後其親喜况登堂拜壽庸得不講家人禮以悅其親志哉夫友之親亦有好爲鋪張粉飾者親若友亦遂挾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六

四

絕不相涉之貴人名以撰爲不知誰何之語耀鄉里小兒爲卮酒佐是以親爲可詐誣戲豫之人矣與人子交而竟以詐誣戲豫其親復何有於文采之淋漓何望於氣誼之相守密始隙終沿襲不覺其交也是尙爲能親其親哉若伯眞方君者非猶夫人之親矣吾聞君之養親每食必以酒肉而左右承志不愧古人鄉有九十老人貧而獨者君日贖給之不怠又性愛讀書之士欲其識道理存氣節而不徒以富貴功名顯以余觀君卽此數端意恒恬愉於內不屑屑當世浮榮使得几杖盤盂管侍老親隨分而爲所得爲子孫淳謹守禮稱鄉黨善人足矣是君之概也諸友而爲君壽也則尤不可以不悅其志乎夫悅其志者非陳筐篚盛歌頌吹笙鼓簧鏘鏘濟濟已也念我庭除亦曾竭力供職使我親亦歡然飲食中而不致憾於其子之不能養乎諸友必能之能則君喜吾之鄉

豈無衰暮窮苦而怵日驚心者乎卽力不能給亦無簡忽忘棄而先生近親遺意得常存於論學取友之人今者雍然執爵夫非敬老也乎諸友心能之能則君又喜我之讀書果窮經致用不敢學近日縉紳輩臨難而去苟且仕進乎則讀書種子不可不延不至使人疑書卷爲無用諸友必能之能則君又喜君之喜而吾以爲友之能如君者爲能得之推君志念如是謂其子之友之相與如是以有助益於其子而不在乎周旋贊歎之間繇此而各盡其所以致喜者而友朋之交如父子兄弟之一堂聚順君之喜無窮而諸友之能是以得其喜者亦無窮是誠家人之禮也哉則是其稱觴來者其卽爲學問來異時相傳漣社諸君子不徒以文字友直以人之親友不徒以一時壽人之親友而以日日壽我之親友其爲製辭而將者亦不以藻纘陳而但與綢繆乎至親之說以冀或

有當於君君不更愉快也哉君有令子芑漢嘗從余游能博通古今書爲文矯矯去華茹實朋友而行家人禮也芑漢拜舞不尤有進焉以得其親之懽忻慈愛而永其大年哉洪生卜公嘗告我曰對是父是子使人不忍有欺擬議其人又不能復作文字想蓋久於其鄉而歎其真樸者動人志氣也今刪其繁祝宴樂之中有肅然起敬黽勉不遑者亦諸君子志江子之言蓋本乎此

俞敬源六十序

俞翁宣城之能人也挾商賈才所爲多屈羣策以故四方往來行過是中者類主其家恃若權衡疏濶無有聲籍籍羈旅間蓋稱賢主人云曩余鄉有徵貴賤術與爲交遊輒向余頌其迹余用與歎會今戊寅四月翁六十覽揆余族泊諸爲握手話朝夕者邀余一言以壽余曰曷先與擬其人乎夫人挾其術徒給身家罔濟當世

之務君子固無取焉以此知無庸智效一官事權在握然後其所爲有利于世設身爲匹夫明信誼守先王成憲雜處塵市中卽咸樂推折衷待聽斷人人遂所懷來斯不亦傑然儔侶哉若翁生平儻負氣能以其身爲古之東北道主人然諾所及蓋未有歌行路難者其濟當世也殊甚貨殖之地有一人能爲東南商旅所欲交歡恐後殆無異乎願出其途何施而得此哉雖然翁所爲亦旣老是中矣其閱歷于車轍馬跡霜露風雨者殷勤拮据有一不數心腹腎腸於人者乎則起而慕翁之業放翁所履詎無其人余竊謂輓近世風漸下或爾詐爾虞恒令行者如逢荆棘是應重念翁趨翁之室如鶩爾時述翁美蹟奇致厥聲當益載路則翁時時浮大白抵掌談笑于天年之來可數計耶方今士大夫中各私其家亦曾有念天下之商旅而持平佐理者乎翁果能以誠結人初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六

固愈使往來者鮮折閱其間羊腸崎嶇之所聚者獨能闢蕪悉子坦途深足以佐上焉者不逮觀風采之太史撫以爲傳雖儼然井里人用是爲高於行伍矣又何羨乎居位行道始爲當世出力哉余故嘉其能願與張之聞翁之子若孫克振其風而其族復多彬彬文學士當有不河漢余語者

洪敬濱六十序

洪翁壽屆六旬其宗族婚媾及平昔交游者羣聚而稱觴焉余門人鮑子止躬翁壻也篤學好古謀以文壽然不欲如俗所借顯者名以榮之乃謂余曰翁以節儉起家守持澹樸獨是其鄉俗類治家人生產間有業儒而言聖賢之道者聞而愚之翁獨矯習尙居嘗語人謂身旣未能讀書成名後之人可令終爲鄉人乎彼世筮誦而佩先生者雖未盡食報然往來多高雅之士門無俗車不失

爲儒者風于是日以讀書爲子孫勗于鄉之能文者則恒尊禮之
謂其人能拔儕伍也諸子皆麟質鳳峙第五君年少俊才尤成厥
志爲文有離世獨立之概此實生所以佩翁于無己者余曰有翁
如此此何可以常格壽鄉之人狃于習尙翁特倦倦于此使子孫
變其舊俗方諸視書如仇者爲何如人哉且士之子恒爲士亦相
率爲勢利富厚之志耳觀翁所與讀書欽崇儒術如與古先理學
相接晤豈先民醇篤翁獨藏爲山澤之癯抑翁崛起不止以文采
競爭流趣若是訓行者正子以明哲繼興天之疇翁豈其微哉翁
之宗子有遠生者抱奇志好讀書排推習鶩能光先德亦雅從余
遊翁能知其人樂與周旋以是每同鮑子稱道其敬士之風不倦
余特舉一節以頌之令登堂者而見魚魚雅雅咸思以讀書訓其
子孫越十年其鄉文學之士林立相與倣其懿行化淳俗易詎止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五

七

爲鮑子榮余少賤其無佞辭歟此又翁壽考作人之至不可不豫
爲歌也

吳翁六十序

余未見吳翁嘗聞有一人少而豪于游過建業歷齊楚周旋豫章
吳越間所至名士大夫卽未嘗不與交又嫻騎射慨然有志當世
然曾以意喻畫工得父遺影誠孝隱于耳目暇則彈琴賦詩簡斥
一切所著有拱北閣集隔塵而立其人蓋得之程子蓋臣項子契
白二子皆言甚質今八月十一日翁六十歲余門人方蘭生先期
屬余文以壽備言翁砥行純修抗懷孤遠余適有山行卽凡三寄
簡中累累數百言述翁高風茂德不倦余向所得于程項二子者
如懽然遇舊相識班荆而語其行事咸可歌詠已又如入清廟明
堂對尊彝古鼎肅然潔人志意蘭生素恥諛爲余所重直勤懇篤

舉于翁使我如獲見焉乃嘆翁之爲人躬所遊歷皆極烜赫一以靜志自處鄉里未或知之而爲君子者率能道焉翁必實有以感動乎人而後使其人之傳述而樂道者亦能若此尙齒以德于翁何疑哉雖然使無人焉爲之後則抱德以老見掩于世者何可勝數雖與衰若美而彰之且惡其有隱忒焉乃翁子六人長君旻能與吾蓋臣契白及蘭生稱兄弟則其積行好學大過乎人已于程項諸子信之而翁後有人矧翁所庭訓見其子稍戾厥躬卽不言不食爲之子者一皆率而翁教其所長祚于鄉人者不更多日月歟余無能以尊顯爲翁重惟迹翁所賦于性與得于後者略及之使翁攜杖于谿山邱樹鄉里園圃間當必更有君子者望之曰此江某所稱述鄉老人拔出者也相與思其嘉績欽其後昆是余壽翁也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八

光祿左衛伯八十序

今製辭而爲人父母壽者大都皆富貴人不則文士迭爲推重聊與致其綢繆焉已耳非真有關係於人心世道而不得已者若然朋酒羔羊亦足矣必誇大其辭相率爲不情之風何哉若我伯左衡公今年八十高堂素壁有諸君子琳瑯在則真有不得已於辭者天一直舉一事告人曰公家之厚也子孫之昌熾也卽公之繇此而九十百歲也皆得之於天不必爲公頌獨公有兩母守公於奇窮萬苦中公亦卽從幼小以迄於今之八十無日不以母節盤旋縈係而不敢去諸其懷卒以起家卒以上聞卒以捐去重貲爲合郡節烈祠以奉母祀於千秋不朽是其關係爲何如哉夫揚母節一人之孝也建祠則且孝人之親以孝其節母矣有良知良能者卽此一事推以各致其父母則公之教鄉閭族黨與親戚交游

之孝也大八十年中有此奇節偉事文章莫盛於此其諸老老小言烏足爲光耀哉使今富貴人與諸文士輩家有財力肯勉爲公之所行令人實有可述乎則重根本去枝葉敦節義輕貨財雖如不肖山野之人自可班說戶庭不必盡以縉紳先生之言爲貴伯也然吾言酌以大斗

鮑母江孺人九十序

壽亦貴其可傳者耳人至九十可謂壽矣不必盡可傳也壽得諸大可傳者得諸人古今來九十者指不勝屈唯武公傳獨顯夫武公亦不倦于勤耳其九十餘歲到今稱之今江孺人年九十尙夙興夜寐爲紡績機杼間事不少息諸子乞休暇不許且曰人幸生此世不可一日惰孺人婦人蓋亦不倦于勤哉吾聞孺人賢如佐虛宇公稚布操作甚朴隨居全椒綜理家政甚肅飭子孫以古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 聖主

九

大義甚有方霜帷四十餘年以孝敬特聞于宗黨內外甚衆而不可盡紀要皆婦人所應能不足爲孺人侈吾謂孺人獨異者九十而不閒其手足善心之生無窮期則一勤勞足以盡孺人之生平于是孺人之子之世友徐君輩屬文輔觴江子曰第傳其勤勞于天下足矣人唯不能勤勞其身遂逸欲而辭艱苦聲色貨利奪其中而忠孝節烈之事不能以迭見如今崇禎十七年搢紳先生豈無有七八九十如孺人壽者而考其所履委棄人綱遁逃爲活徒以老朽盜天之年大約不甘勤勞傷于所奪壽亦不貴雖親戚交遊盛頌歎亦復何者可傳乎則吾欲以孺人先告搢紳使其不貴多年不安求壽而知立朝根本在勤勞欲以孺人告我輩之知孺人不徒知其九十知其以勤勞得壽不敢以強壯而或宴安重以孺人告孺人之孫子使習其勤勞無敢荒怠實有勝于開瓊筵而

進瑤池之酌者然孺人子若孫皆令器如三君懋功孝友篤至迥
經術義俠壯烈又諳練當世之務有國士風伯彥六吉特公諸子
皆余畏友皆稱道其人如在三代以上是皆有得于母之所以壽
者諸君子豈阿所好哉由是觀之孺人可傳者其家已先得之然
則孺人既九十矣不待祝九十也日夜求所以得諸人者無時逸
豫卽可人分孺人之壽而後孺人之九十爲益可傳孺人姓江江
子有壽譜一册凡可垂久者登之婦人九十而不倦于勤者爲孺
人余宗榮哉

洪母許夫人五十序

洪母許夫人吾異姓兄弟而稱嫂者也兄常伯去嫂十年而嫂五
十歲瑞玉諸子將稱觴於堂嫂止之曰爾小子念昔先人則子今
日有甚戚者五十焉其何觴瑞玉則告我曰念先人嘗敦社事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六

十

行社著行社諸君子莫叔先文以紀觴非叔之言不質社中諸兄
弟亦欲天一爲語以敘之乃遂卽其稱社之旨與嫂氏之不欲受
觴爲親者之辭以告日子不忘斯社也我則有重感於吾兄而不
能不有祝於吾嫂昔者壬申癸酉不知何當於兄而兄獨向弟暱
重蒞之盟曰今朋友浮名耳不能爲親也不能爲親卽不可與道
古而有合於家人父子之義於是與爲兄弟不爲朋友揖拜呼答
聚而藹然雖僮侍矜爲同氣也自余古在社公龐扶光怒飛維靈
暨十三子社玉如東三諸兄弟以來未有親焉若此維兄肇之兄
則定其名曰選社兄主弟輔筮得數人已而易社之名曰行唯能
行而後親之不以功名不以文字兄復告我曰是社之締造也吾
語而嫂而嫂益謹識其誼山濤語妻吾當年可交惟某某兄謂納
於行者之不可不令其親者聞之也緣是與兄稱社兄弟無敢不

率於行凡與瑞玉稱社兄弟無敢不率於行吾觀嫂訓而善讀父書敬諸父執便爲不死乃父然後知嫂之克佐兄行而識其誼者無間於存亡也然後知兄告我以嫂之識之者早示我嫂爲明於道義之人而行不逮者不可以過從而令家人婦女重見怒也則豈惟兄教吾黨哉嫂固有內教吾黨者吾黨不之聞也吾追念往事諸兄弟散居而霞谷盤桓月峰西疇諸地道藝往復無輟風雨一日不見思痲綿綿弟與兄實淵久耳兄往矣嫂則康而撫諸子見我瑞玉登賢書數年而方稱五十也是吾與諸子雖中心愴然而又不禁其有天申之歡豈得爲嫂壽而吾黨實如有大人先生在前而兄之教爲不遠也爲頌爲祝豈有矯焉然而嫂不欲觴者意念殷矣有大戩穀存焉又不可不念我先兄重爲諸子告嫂蓋念兄積學沉至不雜風塵將以其志身爲諸子振厲而抑抑自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一

使處利艱貞出不忘塞以是爲兄不愧則其所訓行者何日忘之諸子求學問於母氏神情意指之間以自大其家國天下之用能令士君子望風恐後且以爲兄所畱貽於後者固不止富貴福澤而聖賢之徒以爲其子孫是固所以篤厚母氏不忘先君之大端莫不從此不自震耀者以爲根柢松柏之飽歷霜露風雨而卒茂其枝條發揚天地之色嫂之謂也豈非有何福不除者藏諸其中哉然瑞玉諸子固已優是不待余之多言而更有謂我曰養志不敢不勉然念我先君椎牛而禴祀無益矣則今日鷄豚可逮何敢以迂遠之說自甘闊略乎於是在堂之供不敢或怠也親戚朋友之不敢不以聞也凡以盡吾所能者燕喜之助愛日之誠又焉可緩於是眞孝子之志也夫今者甲申歲人子之成大名載高位負文章之譽其親豈無有五六十七八十者而反以是三者貽親以

辱不可勝數孰若如瑞玉無奢無情諸子之克盡目前固不止齒
之十者爲震矜也甚矣嫂之能教諸子也且不徒侈尊官之鉅篇
大筆能不忘其先人貧賤之交而其言是屬甚矣嫂之教諸子以
不忘其父之所爲行也於是天一愧焉愧吾先祖二人八十矣不
能有聞於人也今者吾父母二人當六十亦不能有聞於人雖行
愧於兄而因以賀吾嫂有子諸兄弟亦咸敬而慕之謂吾兄所謂
行者先於其子是驗源深而流長固不止今日之能壽母以是爲
母慶也命天一揚敷而進之故不敢以文不敢疎也

洪母羅孀人六十序

十年前余館宜卿洪翁家翁有子數人從余遊者三長君石生則
聯席而處諸子皆鄒孀人出而母則正位乎內者母艱子佐翁取
貳室使翁有數子鄉人以此重之今年二月母六十歲其長君若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三六

三

弟殷勤懇至極稱母懿行告余爲文以壽之余不復飾辭直告之
曰人子之孝承祧爲重婦道之難無妬爲先使母不明大義身不
宜男而又以禁人之有後則雖家溫食厚而老而膝下無人一翁
一媪光景何如卽他美萬端君子惡其無理卽馴至百年徒爲家
蠹今日得有諸兄弟鴈行而立于父之前者雖鄒孀人生之實母
之有以生之夫非其所生而能使之生則其陰行善于人所不知
之地上承宗祀下衍無窮之孫子其爲家之補益功豈小哉宜諸
子勤懇然而不能已也雖然能使生子矣苟不能體翁之意或一
任其子肆志焉而無所于簡則是姑息之實遺棄之而其所爲日
用飲食于家庭之內皆勉強無可奈何非真有意于教其子也不
真教其子則終不免于嫌忌而不可謂能生其子矣乃吾聞母之
訓常出于嚴苦必使其子見正人間正言納于軌物而後卽安有

弗牽者則自唏噓永日雖不任夏楚而其子率難以自甯于是子亦終念其無他而母亦怡然色喜以自快也然則何必悉數母之賢卽諸子稱念其母不已者以相見其人此非有以深入乎異母之心而又足以感動乎諸子之志能若此哉是母也可以廉頑婦可以起孝子推其無媚嫉而教行于門內也可使諸大夫國人之姤才害能者有愧于筭簪而相化于讓鄉人重之有以哉然諸子欲文焉以壽之謂使母之善得有聞于人焉而因以懽然進一觴也夫躬佩母訓夙夜祇承以無間于母之形氣則是母能使翁有子而諸子又能使母無子而有子宗族鄉黨爛然稱述于人之口者皆曰爲文以壽母者也母善不益彰乎然長君嗜古能文章雅不屑爲流俗讀書者之所爲餘子各得其性之所近亦皆不負母教而發憤自礪固翁德釀之母則眞能使翁有數子者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千里門祭慈化西社社稷告文

吾里祀五土五穀之神其來舊矣後漸廣爲二十四分歲爲分祀各獻其忱於今崇禎十三年迄我千里門齋祓以舉蓋二十四分旣周事而又將更起也夫土功農德所在而然故不獨明王大蜡主先事而祭齋事雖歷鄉里亦得欽崇余鄉人始爲壇以妥之後迎神於家繁厥祀儀禮以送之蓋旣報德報功亦云歲時伏臘村里社集藉神聲靈用以聚族修睦輯甯爾鄰里鄉黨使相勸於去逆效順故託歲首上元共遊化日之中在堂在陳凡餘四日用美風俗厚教化不止爲野老田夫祝車篝祈晴雨也然先王掃地貴質明水志微維我宗祖亦立爲隨宜豐儉盡敬致誠以作神羞後之人不然務羅其金飾玩好珍禽奇獸繪帛錯雜歌舞沸騰以悅聽睹於是競相爭尙卽時細舉羸莫之與省嗟乎享祀豐潔孰敢

外之若勢所不能力或弗及固有輝煌甫徹灌獻未終而具舉之
若不堪告之在上質之行人所以然者漸染旣深少年喜事之徒
動肆道旁之口爲之者稱貸以供但誇博碩肥腴不克講於谿毛
潦水之義昔以爲敦族者今以爲闕端矣嗟乎神猶大人君子也
有孚用享豈謂是哉如我二十四分家殷戶裕者雖簿書未正雅
能越額以爲觀美獨我一門播遷淮右歸跡短解土箸幾人又復
志意攜貳甘心神譴者半之惟我曾祖暄一家伯叔兄弟願竭殷
薦詎不猶人而綿力自陳罔敢攸墜薄附馨香亦自知二簋之鄙
不可昭示於人曲俗不察且先以是爲譏議也雖有道仁人不同
若輩而舊德一家之風亦已蕩然況數人中有敢攘食神利而又
果於匱神廢祀利歸不類之伍怨叢修舉之家後且孳息煩衍侵
漁貧神者益肆無良人旣莫可如何神亦安從降罰是我一門中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六

四

恒多敗類爲神之耻衆何取於合社卽神亦何取此奸攘捍罔之
夫來相揖伏乎是以欲殪非忱用求明鑒嗣茲祀事祇以自將而
社則不敢附誠念神日流行天地之間其有能修己正物隨舉以
告明禋神豈吐之乎一懼不肖者之復攘神利一懼流俗之不辯
有協和此真萬不得已神其謂我何哉神應有爲我而希噓太息
慷慨發憤者矣不意蕭炳旣設數人中忽有吐神惠而懼如某人
者豈非神啟其良乎又不意盥濯旣施有自淮而至長幼數人來
襄拜跪如某某者豈非懿德之好猶有出人意表者乎若夫里父
老上下古今相與慨然於堂歎述於途恫然於某某之竭蹶而趨
蹶也轉所不逮物力爲勤尤先民淳朴之遺藹然如昨是皆神之
赫赫揭日月而過比屋西社之雄於諸族豈虛語哉維余小子輩
抑又何敢以自異耶則願一言告於神曰神爲明公社稱慈化正

如公卿大夫賞罰明而善於化導既使其安土飽食而立人之道
尤先井巷澆漓詭詐之儔往往輩出願假慈仁潛移默佑使吾一
門之人盡皆回心而嚮道使吾一里之人盡皆親睦而協和則翻
爾維新同社之不相悖也如自今十三年始矣豈非神之職也社
之光乎惟是悚慚惕息深罹旱戾者居無一椽不能如堂構之家
以安神座徒使我神鎮靜壇墮遂歷歲月然數十載以來日與人
煙鷄犬之境相接暫爾逍遙本位以全幽穆之氣者一年悠悠我
思神反以是爲和平之聽乎艸疏不虔願觀鑒宥

祭里社社稷文

惟神聰明正直鎮重鄉閭自吾里禱賽迄今多歷年所男女少長
貴賤盈詘莫不成食明德共沐鴻敷鐘鼓式靈四方畏其如響馨
香頻薦一誠以爲大觀屬分恭迎敢深隕越今某等門寒祚薄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號無雙子姓卽不乏人半多越在淮右轉徙者適遭亂離不遑安
處歸去且已無家土著者屈指可數居無一椽只今有同僑寓欲
安神茆屋難免瀆厭之愆將借座鄰封應求怨恫之責綿力莫措
禴祭何申是用告我同井之儔并求寬其沼沚之意卽復敬位壇
壝欽承對越雖慙博碩亦冀旃幪惟神與天地合德實能有容與
日月合明足以有別伏願鄉有勤謹率德者申其多福使人知善
人是富之書或鄉有弗順遂過者啟以自新俾俗曉威於斧鉞之
義自是風歸淳朴川原頓爾改觀習尚古初禽魚亦知顧化明與
郡邑之秩並操振厲之權上佐天子之休隱行導諭之術其爲禦
災捍患功在土地孰大於此然有私者實維淮右願倚威武遏絕
流氛返厥播遷彰其默祐聚而家人父子釀成鷄犬桑麻一惟顯
錫能忘報思將見旨蓄御冬先備修事修文之實來年正月敢辭

高山長路之賒繁我趨蹌之人式維均之助若夫祁寒暑雨消
民怨咨滿篝斯倉如昔所詠抑亦神所昭著不爲射於在上也薄
言明水祇肅來歎

祭文烈汪長源太史文

嗚呼先生從先帝天下慕之識與不識咸爾投誠豈非人盡知有
君人不盡忘先帝乎然三月事不忍言矣先生請觀今日其可痛
哭流涕者又不忍言則無報讐之志事事爲寇賊快心耳自五六
月間四海同讐儘有躍馬橫戈思鼓行而北者今反寂若弗聞悠
悠蒼天念我先生是豈在下者之故乎權力可行不能爭先致命
下雖憤憤其將安適嗚呼其或明目張膽正告當路又卽身犯不
測無可柰何我輩於是屏營旁皇莫知死所不忍不向先生之靈
慘焉布告念先生忠鬱正氣結爲神明又本吾鄉山峭水激之奇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六

兼陳寅昂發之烈此時憤怒必又有過於我輩生人者是用推引
先生無窮之志不敢作門面語亦不願作畏人語冀先生大呼天
下人震撼之曰食人之祿有不日夜思報先帝讐者禍不旋踵嗚
呼此亦草莽人荒忽無聊之思而實爲先生舍生之大旨唯神之
聽之念先帝十七年勞瘁萬幾無一日不身受苦毒求如臣子之
真樂安甯者絕不可得雖賊寇交迫亦不欲遷徙以障蔽我萬民
一旦邁此奇凶官左右者無一人持刃而前紛然逃死嗚呼有君
如此而捐軀不辱止先生二十餘人乎痛憾此輩何忍不哭先生
然此輩亦不足論矣今溥天之下孰非先帝臣哉不嚼齒涕泣合
謀誅討竟怡然若處無事之世而悶然以媮此何爲者夫有求生
之心而無必死之氣者不可以報讐況乎其以怠況乎其背道而
馳也嗚呼誰實爲之先生之神得無目眚盡裂乎吾聞先生先事

而皇皇當路圖勤王圖翦滅此且曰終日言門戶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不顧窮民之聲氣先生知事猶可爲呼士大夫挺身出力也又聞勉一庶常云賊勢已劇君善中堂當促辦賊計庶常見中堂高歌陳唱笑聲達戶外不復言先生撫几嘔血更自哭請此又先生知事不可爲不能無憾於秉國政而猶欲圖之也又見先生絕筆書云致意諸相知天下事有可爲無失忠孝念頭此又先生勸忠臣孝子不以壞極而遂不往有事也嗚呼凡此惓惓汲汲先生不欲以一死遂已而卒不忍見先帝而獨生者先生謂我爲史官無力殺賊一死自靖後必有起而急謀所以報不謂遷延至今竟無人跨黃河一步問先帝陵寢訪先帝諸王北望神京恍如天外猾夏謾語視同盜鈴所以然者總不念君臣之義不記先帝之恩何怪乎賊笑無人寇譏解耻嗚呼如此陰霾重霧雖欲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七

不哭先帝雖欲不哭先生其可得乎而謂先生遂冥然已乎則願先生復惓惓汲汲要卒殉難諸君子於青天白日下特降臨之或使歔忽有見或使夢寐戒心或使有物焉於昭其赫若大呼之曰爾諸人苟念先帝尙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耶尙如醉如狂不省北事耶念三月以前諸卿百執事不稱先帝屬任之心則三月以後必盡改其不稱者而後可嗚呼天下人固有莫敢言者人莫敢言是以終祈顯於先生之神更歷數前人之悞國者而呼之庶驚魂動魄深鑒往事之錯謬乎夫前人悞國大約有如賄賂公行不顧廉耻者如爭致媚諛罔計利害者如文武大小不一其心者如門戶相持互爲偏私者如恐失祿位不肯擔當者如豪華自侈不惜民力者如坐喪守土不望恢復者如借言姑待歲月偷安者如傾擠直道慮扼事權者如文告遊移詐籠功罪者如修葺私隙決裂

大防者如擅作威福無敢進語者嗚呼釀禍多端數者可盡有一於此難以報讐今日賢士大夫當臥薪嘗膽必不忍有此數者乎願先生再呼之曰賊未來江南非眞挫於兵也寇自不忘於我非畏有躡其後也且非怯我甲兵形勝而不敢長驅也蚤見北廷諸臣如疾風秋葉不過如此安知其非繕甲緝兵玩弄吾於股掌之上乎徒有辦賊之語無共辦賊之人賊寇且旦夕至勢位富厚又豈吾有哉則願先生又呼之曰豈不知越數千里滅賊勢所不能然今爲之臣者日叨享厚祿曷思先帝無一杯以澆墳土人臣妻妾之奉僚友爲懽曷思先帝之側只忠魂若而人怨怒誰語人臣操生殺子奪之權號令唯我曷思先帝賊至而不能呼羣下一人旣殉社稷又不能處天下之諸從逆者果如此誓心天地去歡樂之情極盡瘁之舉求賢卹民以爲恢復之本庶此一年中含忍蓄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大

聚氣振而謀深或子弟八千人或君子六千人或有臣三千人戮力同心除凶掃穴克襄帝猷豈非先生之至願哉嗚呼克復疆宇先帝未了之志亦今上身所自有之事然人臣不思報讐何以恢復先生實有痛心於此者故有謂生死得其所爲先生壯謂受僞命者亦旋死不若先生之馨香爲先生榮又以先生之死關係天經地義而貴賤賢愚祠祝尸祝爲先生欽崇是皆後人尋常之心而非先生無窮之志志必爲厲殺賊志後死之人敷天左袒志相與來弔望拜奠者不欲嘆息悲哀唯願忠勇激昂能者自奮討賊之義勿敢愛身不能者夙夜無忘隨事懷不共戴天之耻嗚呼唯先生志必如此夫乃周章仰望爲是愉悅不可知之說冀先生風雨雷霆交鳴竝發爲使人大事關心何處不可勉乎然吾儕沐先帝深仁因感先生大義衆志相期藉以自勉於此見良心不泯尤

以昭天下之果有神明若夫三月之事是先生節義文章此外復何容贊復何容哭是以薦止蘋蘩知先生之不欲下咽辭捐酸楚念先生之生氣凜然言忱至此先帝在上先生在旁二十餘君子紛紛在左右有不慘沮悲悼慷慨而不欲生者又豈人哉

聚星社祭太冲先生文

嗚呼里社之士謀所以布諸哀辭悼先生者不一咸曰鄉之望人然君子歿必稱其重者而後同德之哀逾於常分自吾里社以來幾周甲子矣而會無其地恒各趨其家之便者以聚之於是周還宴笑一日之內文不給思磨琢之力闕然風斯下矣亦繇是乎乃今社且有館師尹實指地始基而其間發揚獎功糾集泉布鳩工庀材會計盈縮出入經紀曉作晦息如負重擔如營私室誠懇勿倦以迄於今之巍然就緒使後起諸英得庇夏屋而從容暇豫肆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六

九

其哦咏且嚴肅以盡一日之長者實維先生誣著其功嗚呼則謂里社之有館自先生始豈誣哉何工且成而遂已耶且聞先生不諱時猶懼墜茨丹矐未旣厥績諱復丁甯不忘其初度先生上告於社之先哲曰維茲羣彥樂與有成不知其克有繼否度先生又告諸其未至於社而克贊斯館之先祖曰維爾後人實用相協抑何其勇於文學士也嗚呼此亦先生精神旁皇之所必至乎則凡與於是而慍焉慨焉累欷太息感先生勤勞勸勉之難再得其人也不敢徒爾爲也亦各悚恐震耀思以終先生之志而底於成先生死而不已之功不尤烈哉嗚呼先生壽矣明經而廣文於六安清河之間者有聲矣子若孫克其家而家亦不貧傷何爲哉獨惜吾黨之士精神渙而不萃惟先生不避謗不避艱瘁以相與稍稍接屬猶得使羣族之士時講道問業思及前人而先生不踰日往

矣甯無痛哉雖然士君子有益於衆人則衆人念之有益於鄉人則鄉人念之况先生有益於吾社而顯著若此吾黨其能一日忘歟乃因先生歿復告同社曰士不可以苟死死而有成勞可紀如先生而後吾黨之用享百不愧也先生神聽之哉

祭汪道醇先生文

先生厭世已四十有九日俗之人習七之說謀所以祭先生敦尚古法性鄙世趨七非先王制禮以盡哀情則猶是也於是有先生之婚媾者友者通家子者子之門人者咸聚告天一謂與先生子沐日爲朋友之始而先生又嘗謂其友方介云吾見君與文石輒精神奮舞喜談不倦則惟天一布詞以對先生庶亡者不欺生者足信天一乃不敢用人間祭者之說爲先生瀆蓋先生嘗訓其子沐日慎無妄語害及文字天一不忍以死悖之憶十年前以前先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見天一所爲文獎譽逾分已詳審厥子稽天一平生至於反復厥子沐日復譽過情先生深信之尊我志氣無情於今不敢以跬步忘父母者奉先生教嗟乎先生獨以文鼓小子哉先生故博窮二酉幾於門庭溷廁皆著筆研當先生意者寡豈不愛天一而乃有是然先生故未嘗見天一也又數年拜先生面行弟子禮先生已遭風疾不宜動止猶起而禮天一其大人君子之容義義藹藹天一亦宛如他生會聚不知爲初見先生也已先生審視停思拱而呼曰子非長貧賤者已坐而言皆古今聖賢英雄舊跡斷論出處興亡成虧可否如指掌勸戒炯然卽絕口不道世人相見寒暄一語所謂竟將我入青雲去其期視天一爲何如人已卽出其所爲詩古文辭讀之維持感憤補於當世者不淺大約口無泛詞必見聞所觸胸中實有一段不可磨滅者發而爲言故雖手不能書猶

時命子孫在膝口述而傳錄者不給先生少好著書至老至病不衰蓋假此以舒其拘攣鬱勃之況過於藥爐飲啖近世文士多荒於嬉容容厚福先生得無以此耗其精神乎越乙亥天一館先生里月日過從見先生於庭見必問所得友見必與尙論古人見必出其日月有所著者亦終不雜一塵語固知先生性好然哉抑成就我甚也今年丙子春先生聞天一童子試郡縣皆前錄喜而眉升旣聞院摧落愁感如骨肉四月見先生惋愴移時起而撫諭直忘其病嗟乎以天一之荆棘於鄉里也人方以頽蹶爲幸卽溫言面諛甚於殺我而先生情見乎辭意氣激昂之間使我心死天一德先生愧益甚是日也爲弔亡友怒飛母夫人喪踉蹌將沐日去乃告先生曰秋風欲動當拜顏色然巖巖神王中慘容殊甚蓋先生古意憐人鬼神栩栩如在詎料此日遂成長別嗚呼再過先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之庭誰與訓我以書訓我以友訓我以不作流俗人晤對者淚且填臆何能告人嗚呼天一與諸同人父母惟見先生獨頻亦唯先生愛余特甚向者先生歿之辰沐日飛字及我言先生病劇余急奔過則先生偃然長眠不復面命僅對沐日相嚮失聲而已奈何柰何今之日先生之親若友類皆文士赴試畱都乃其匍匐而先致一奠者二十餘人天一亦幸從頽放山居附諸君嘆咽陳情於前先生遺行故不暇述一字卽舉與先生周旋者旁皇追記何處不堪痛哭耶於是某某更起而言曰子輩旣聞先生訓教非同泛交乃先生平生大節大義顯然在人者我輩嗣當各著所見以明上自名公鉅人下至販夫孺子折節銜德者廣而鄰里族黨親戚交遊之不可無先生者事事可據先生固非一家之人一世之人也能不相聚而哭哉雖然先生千秋著述之人不得位一發其奇

而沐日以蓋代才登癸酉賢書其文爲天下第一人海內擅鴻譽者莫不推壇坫恐後咸師仰之而植德滋茂尤拔出縉紳士大夫伍夫富貴之說先生所鄙其子能以文章道德卓冠人倫推崇所自莫不稱先生曰此吾親屬此吾友此吾父執此吾師之父嗟乎此富貴人所不能得之於天者而足私先生之翱翔於上者乎雖然當世之人生不能積其行死則累其絕無可名者諛其魄焉乃先生雨露衣被於人莫能殫紀而今日卒不敢爲習說厭於神聽者凡以明先生之大不能以人之死待先生也乃剛蠶柔毛洞酌山蔬徒以氣聽靈或來思若某等之哀戚私情反從此更甚矣能不哭哉能不哭哉

祭洪常伯文

維年月日之辰我亡友常伯洪君歿且闋月矣先是同盟兄弟吳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五

德鑑吳尊古汪濟淳江天一汪沐日方式玉驚聞其變奔哭於家茲來執紼左右乃以庶羞清酌告哀於常伯之前而言曰嗚呼我常伯竟先我輩以亡也耶人誰無死而君中道歸藏年未四十而已奄游乎忽荒人誰無死而君不可一世志在四方豈徒以一書矜而已也而猶不能逍遙終老於區區之墨圃與書囊也耶君賦性介特立意狷潔外貌清羸坦靜而內持正志克成其剛是以落落穆穆蒼蒼涼涼自君家兄弟而外顧獨與我數子者撫掌把酒歡然相忘也憶我數子有此盟之日也命彼僕夫肅此冠裳鐘鼎塔影酒滴灰香兄弟幾人告諸神明拜手之後相視而精神旁皇會日月之幾何又奔號聚哭相與求子於無何有之鄉也我輩嘗過君見君兄弟率其猶子與諸郎琴書清寂門無剝啄森然其影於青苔石砌之下琅琅諷誦其聲達於竹柏之旁君今去此君弟

君郎胡甯不傷而我輩又可忍其過而徜徉也耶嗟君有弟讀書獨行與君頡頏翩然吾黨之望而四國之良也同我輩而引縛前行旦夕悲思而不遑君有弱息呼天擗地中心如狂至性溫文麟質鳳章是宜振君之業俾君後昌鏘然佩玉而鳴璫君亦可以一笑而翱翔也獨惜我輩昔聞子病候君於床而君之弟方淒迷風雨於維揚今已歸於同室猶得與君執手永訣而淋浪我輩亦僅獲以異姓同心之戚臨君飯含灑君一觴師師友友兄弟弟哭君之堂哀此前因有如露電悲哉歲序時維雪霜此所以更爲感觸而悽愴也

祭祖母胡孺人文代父

嗚呼痛哉母克相父一生勤苦勞瘁累紙難盡唯大節剜胸肉救活中風之姑侍病三年不解衣帶此天壤間極奇極孝宜有嘉答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三

而子孫至今不能成立不能報萬一不能上聞嗚呼痛哉此子孫之罪也母侍父教官數年口未嘗食一甘味身未嘗穿一鮮衣其苦勞與做秀才時無異嗚呼痛哉此又子孫之罪也自父家居後其苦更甚至不能啻一椽尙賃而居不能安母此又子孫之罪也嗚呼痛哉兒望半職以圖少盡子情而阻於兵火不得來歸致母不得養此又子孫之罪也何大不降禍於子孫而竟貽於母終天之憾擢髮難窮裂肝碎腸莫報毫末嗚呼痛哉今欲俟兒歸方敢啟輒而歲月易遷世亂時危又恐風雨不測是用卜日權同父厝以妥神魄俟兒歸來卜吉永藏嗚呼痛哉父母歿而不能聞於宗族交遊此罪此痛何可言喻然念椎牛祭墓亦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是以稱家有無不敢勞於衆忍痛含淚唯負罪於昊天莫靈不昧鑒其過愆願同父母魄依倚勿恫勿驚泣辭靈痛哉

痛哉嗚呼

送祖母登山告文

代父

嗚呼痛哉吾母今遂登山而不歸耶向者此土曾厝大父暄公孺人汪氏又母勤苦于此山幾盡一生矣今此山已化爲他人之物僅留此一坏猶得奉吾母其上母雖不能無憾猶得借先人舊址與吾母素所培植之地權與父同厝淺土魂魄或有憑耶嗚呼痛哉母剗心前肉救活中風之姑子孫如此冷淡送母母能孝公姑子生前子孫不能孝母萬一千歿後兒又阻兵火不得扶持侍母此罪何極莫與父少息安神甲歸卜吉乃奉永藏嗚呼痛子孫不能成立有光泉壤亦不能備禮致答宗族交游以此不敢布聞徒子孫數人擗踊號泣于九泉也痛哉痛哉今旣安神卽請神主返于堂受吾子孫香火伏望靈兮歸來鑒此椒漿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迎祖母神主上堂告文

代父

嗚呼靈其來歸耶靈一生至孝剪胸肉救姑今耐姑之主矣子孫咸在屋宅而吾母唯有一主冥冥漠漠如在其上嗚呼有神而無形與聲子孫之痛何極耶今卽迎神上堂與吾上焉祖宗與吾父同此棲息痛憾子孫不能有絲毫如意事以慰至孝之魂唯哭訴上天使母絕去人間塵凡永作天人受福子孫

江止庵遺集卷六

明江天一著

涇縣潘錫恩校

省直地名

天下分省分直一代一統之分名也近日文士必云十五國云南國東國皆是分國口氣非一統也又如我歙縣必增一字曰古歙徽州府也仍稱曰新安應天府必曰白下建康蘇州府必曰吳門姑蘇浙江必越江西必豫章增一字及仍前代名皆不遵昭代之制名人多不簡察不知此處甚有關係又有愚者云今名某又號某可笑之甚且使後人循覽書冊不知某名屬某代所謂竄亂也

職司官名

范文正公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正起後儒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三十七
一
爭論也不意今所號爲文章大儒必以今代府縣州名及官制名色盡改爲前代以爲文雅不知後將何所適從余竊鄙之得范先生論足訂俗矣

岳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詞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較以或殊在秉心而不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并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稱忠武爲宜理宗時謚忠穆

陳仲子夢饗圃人之葵朝而遺之屢云不欲以須臾蹠嗟乎仲亦
幸一夢耳幸夢一葵耳使夢遇瓊林大盈而身受其富與貴如黃
梁四十年光景仲將何償哉雖然即使與仲諸語曰朝夢一葵焉
遺一屨夕夢一葵焉遺一屨屨不足則將繼之以纒耶而仲且奚
若也夫事無益於世者君子不爲言足以警聞者君子識之今之
昭昭而蹠者其亦聞須臾蹠之意否則吾猶取乎仲也

范夫子行吟處

范希暘先生休甯人余嘗過其地路有碑石曰范夫子行吟處嗟
乎必其人有深入人心者而後斐亶追慕不能自己雖其偶然不
經意處皆所不忍埋沒人皆愛好名譽生前已尤急哉

遼東指揮

今不復知有薦舉矣安望得人哉余北歸路遇遼東人其氣貌類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名將余叩以東事其人長吁而歎曰事難爲矣夫上能授人以誠
則下必報之苟非君子以忠君愛民爲志尙有負恩者况上官無
恩而徒以市道爲棄取如近日諸武士一途上之人非錢不取非
錢不敘功夫一切武勇之士豈盡皆聖賢加之以恩與之以實用
庶幾獲其用命勇往直前以克有功若旣捐棄財賄以圖榮名則
得官得爵皆吾財所應有不復知爲朝廷之爵祿矣誰肯自棄其
財又自棄其命而敵王所懷哉故今之用人者原非用人取士者
原非取士敘功者原非敘功欲望若輩以戡定禍亂此必不得之
數也故曰爲天下得人難得一真不愛錢之人則漸次下及皆不
以錢市而安心奮氣以爲國家天下雖欲不太平不可得矣

臨清州

三月二十後逆賊遣僞官至州行事道州官皆賊止工部戶部二

官未易亦不敢坐堂又不敢走唯閉門不知誰何而已賊所差各處偽官紛駐州城不可勝紀百姓莫敢問唯見本朝逃出官員日爲賊羅得盤結拷掠無一人得全者四月中聞德州偽官將鄉宦富翁及一切稍盈餘者非刑夾治日夜不息舊相謝陞大呼百姓曰我德州豈無人任賊乃爾與其多金投賊復不保性命孰若并力殺賊以固吾圉乎百姓憤恨無敢首者至是遂各奮呼響應聽謝指揮將萬餘人乃殺偽官吏散庫藏所有與衆爲朝廷効死先是州內各富貴家斂集三十萬兩媚賊希免死盡藏後衙謝擇一忠義勇猛百姓主之爲給諸百姓日守具人心益奮又邏得賊兵十餘人以囚車囚魯王解往北京遂盡殺賊兵出魯王王與謝相公抱頭痛哭伏地不能起百姓遂推戴王以謝相之日內復得萬餘人義聲大振各府州縣聞逆賊大敗奔逃陝西又聞德州倡義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三

堅守亦相率盡殺偽官本州百姓因州官尙假行厚道未遽殺至是亦感憤不容已遂羣起囚偽官聚至數千人苦無統攝先是聞兵部職方司凌馴遇賊不屈身被六箭復遁降不屈受砍一刀投井死井中人填滿賊去隣僧救活之州衆遂迎凌主其兵百姓咸歸人心頗振又與德州盟誓約結誓死固守州境獲安

禮樂易行

或曰禮樂難行余曰易也禮樂非他卽綱常名教忠孝節義卽如刑罰殺人之具也今有司論斷多出於刑名法吏之手雖讞訊不廢而毅然行之生則生死則死不疑也亦不辭至禮樂二字則皆阻於前人之過論謂禮樂不可輕言夫禮樂不敢作也先王之禮樂不可遵而行乎殺人之事但有權柄在手者皆可按法而行至於綱常名教忠孝節義則士大夫相率而委之草莽付之空言有

禮樂而必不至於殺人之事則不爲去禮樂而遂至於殺人之事則放意行之而不以爲錯嗟乎亦何怪禮樂之亡而天下日相尋於亂而莫知所止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以靜養人之事也念之哉子瞻曰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

儒者讀書

儒者讀道經書而無感歎憤發之心農工商賈之輩忽睹一善字忽見一佳言輒深相贊誦胸中若有一段不容自己之處此豈昧於儒者哉儒者終日習見反不思不行故不動心若輩日墮昏昧而世事紛拏所觸者久偶見乍觀良心頓見然而不能行者何也過此又昏墮矣故君子時時存心養性而詩書之未可一刻離也

不必著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四

謂士之真欲讀書不惟不悲其遇之遲暮而唯恐其速得志則官以累身塵容俗狀之消其志氣何暇復理古人之書而整頓之又何暇畱心於明道之書而身爲勗著是以猶懼其蚤發而不得暇也若夫學優才博果其足以有爲則又當乘時及其鋒而用之使有以佐國家天下寄之空言者其不得已而見諸實事乃爲有德以及人亦庶幾不負上天生我大君待我之意雖無文章足傳而事業炳烺有過於數篇之文何也古人佳事美政傳之足以膾炙人口覽之足以開明眼目則真文章固不在文爾又不必勤勤著書立言爲矣

一時紀事

甲戌十月之朔江子文石閔子無作自萬霞谷過項子契白項子家坑口環山襟水聲名之境人抱遠古風流諸君子款淡作數日

語時雨滴空庭主人設長几佳筆良墨命江子紀爾時事江子頽唐箕踞見無作悠閒寂觀使人意遠遂手招江子就身耳語江子故賢豪者流妙解人物低頭唯唯知閔子非近時人已翩然而撫几相覩若有所見者則書法妙一時之項幼莘也殷勤篤語如對三代間人物者爲余飛卿襟韻灑然塵氣濯濯欲洗者爲朱純甫含情雅澹肆志文苑者爲項文宰春風駘宕偏爾宜人者爲項以時古道照人而沉質可敬使人猶見前輩者爲項文宿項文遠爽剴而流利俊氣撲人爲項衷一項雲將益以淳于一石亦醉雄服同人而道心可掬者爲項體仁恂恂循循令我浮躁欲平者爲項欽明明瘦疏通藹如有舊者則爲余淮上朝夕晤言者項獻之之姪項孟能也筆機墨澹主人又進酌以消一日之雨聲而論定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五

一夕話

蘭生過齋頭夜來小飲諸同人屬余口占一字爲佐余令各徵古事一則卽盡一杯已五六人更迭傳遞上溯周秦下迄唐宋一端未已一人繼之其事之煙燴動人追慕宜人誦法者奔走絡繹於壺觴杯罍之間而諸子意色潛討精神盪發如共身履其地如親見乎其人如身坐堂上而與之剖決判斷慷慨歎釋如有燕樂而無飲食焉雨勢旣壯一斗不足多蘭生更述今事云其族百年間一奇節婦人尤有節婢佐之忽忽若前所慷慨歎釋者至此而如坐孤巖絕壑寒氣逼几席間且若貞魂宕往於滂沱滴瀝中也余笑謂諸子此亦何嘗非流連誦讀乎因歎友朋雜選時言多謬亂無益身世而或嘔號謔浪以爲合歡則酒之流生禍也幾何不潰決而嗟吁無及哉願自今以往或羣焉過從或遊燕登臨或茗酒

交加非懿行之相成卽嘉言以共喻非僻之心辭無從入而羣散子處靜言思之未必不去悔吝而益見聞其以此言爲迂也則誠迂也哉明日爲節婦立傳并書數語於座明夜來問答也詣子爲蘭生子敘函三惟日西支曉聞其說而恨不得與於徵引者爲任卿時崇禎庚辰三月五日

文貴有關係

文字繁興代有著作或少年所成或晚年改定或得之倉猝或搆之暇豫或習經商確或未獨造一至總之事有關係議有裨補方可採錄若徒彰文采吾無取焉

文不可襲

生平頗多襲古人處明知而不覺入其中此自不肯斷捨之過果真能割捨則吾自有吾心坎所窮討之境界出而筆之於書又殊

翰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六

足爲登臨眺詠者之所攬挹而不盡矣吾何憚而不舍古人乎然不從古人中經歷一番則又空腸白腹何所容其割捨乎所謂到一山至一境隨得隨捨而後彼境之佳好可得雖然不獨文也卽忠孝節義事亦不可襲襲則無濟於家國天下有死法而無生氣

書法二則

古人書法之佳大都不寄人籬下自成一體故學書者當學古人而往往不到古人者非形似不到政其不欲形似者不到耳今動云筆筆有帖意某字是鍾某字是王某筆九成宮某筆祭姪草稿嗟乎筆墨死矣使無此數體後來定不可作書耶學人不肯學人形似之書古人乃掀髯把臂入林矣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書法在是

又

書法不可不遵古人然不可形似比如作文家須自家有變換其實不愧古人苟句句依樣便死在古人言句下作磨錄傭工豈能文者須看鍾王以下諸名書有一人相像不

斷不能行者勿言

斷不能行者勿言卽如張公藝九世同居一事後世傳陳崇數世未嘗分異亦嘗九世本朝浦江義門鄭氏古今來凡此數家能有幾人卽今之君子持此以勸卽勸之者身已不能行矣何能勸人故訓世者但勸其所能行勿強其所不能行至於不能行并其所勸者皆迂而不足聽矣

學者不可一日無功澤及人

學者不可一日無功澤及人何也於衆人中得以向學則其所見聞行動皆必有以大異乎人而如傭工服役爲當世之所藉以有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二十七

七

用而且有大用學者之一日卽衆人之百年不啻而可以自弛厥任隨滔滔以俱逝哉然處而未出或者以爲無藉可施是不然一語可師一事足紀一意可述而待用皆補益之所存而况治天下之書使之綜理統匯頒布在人其爲人身心性命之助者良博而厚哉

知耻

夫我儼然享大名於世而靜叩其所藏則有茫然長思不知何解一旦寂寂無名者起於前其文足蔭映一世而實吾所不能爲此時得無愧耻之心悠然以生乎夫苟於此徒存愧耻而復不實用其力求所以及之求所以過之則移時懈怠無耻矣前所不及者依然不及不惟讓武於前人亦遜謝乎後起此則真可耻矣

受書一過

至平受人一物不知當否每有耻心與相盤旋而不遂斷絕獨挾書見遣則捧持快意無復辭謝却顧之想蓋自曾王父以來家世讀書王父曾官訓導挈家之任藏書盡矣余羸知讀書而家鮮載籍購置無錢嘗存慨悼時借簡涉性復愚頑掩卷茫昧然無如中心之嗜好何以此舌耕心織積漸闕衣食而博求殘書間得一二如食珍衣錦寒饑可忘誠念生世未能以功澤及人亦宜取賢人君子之所言所行與爲晤對商榷非徒擴吾見聞資吾遠覽亦孔子所云思齊內省不令墮此身於陷溺是爲拳拳不能已耳旣不能如古人一介不取而或有憐其寡陋賜之以書則何止百朋之錫乎其他饋遺眞所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故余敢辭饋而不取辭書以識吾過

萬物都非吾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八

人一出門家之所有皆非我有矣且一出門性命亦非我有矣况其他乎然不出門物亦非我所得據以爲有也盜與火與禍也不出門性命亦非吾可恃以爲有也病奄至也曰如此則萬物皆假矣吾又何爲孜孜勤苦哉曰唯萬物都非吾有愈不得不勤苦於世果勤苦於世而萬物且爲吾有此不可不思也

山人尺牘

嘗覽某山人尺牘往還平仕籍然與寄者少題覆爲多卽熱心間發命彼數行惟爲民間一陳利病餘亦諫勉將之絕無所謂干求者豈非隱不忘君煙霞甯棄物也哉獨思日長山靜時復四方崇貴之氣挾信使以俱來乃移折腰之劬周旋委宛於蘿壁松陰之間亦往往月日有人紛然酬答猿鶴爲癯此非山人之過而做擾山人之過也何也山人自分遠隔人囂忘機息影始於一二好事

之人播其芳躅於是桃源洞口不能自封頰招太守之權矣彼貴
人者或謂濁不如清忙不如閒聞聲而思不能自已於其人乎此
自勞攘身家營營圖私之念亂其中腑遂爾視彼偷然無事之人
不勝慨慕如其係心邦國率職於官則矜飭簞篋便足清風拂人
澹泊甯靜尤復聞雲野鶴坦然自逸甯暇尋煙問壑唐突松桂哉
大都其人不盡如古者求賢故事潛訪羣策徒以其艸野指名亦
欲借飾於斯以爲某亦嘗與某高人交所謂匹夫有重於王公者
况山人書畫詩文實足鼓吹詞苑則得其一鱗片羽足爲吾所少
者增重以是繚繞不置而旁睨山人者則深惜其倉皇無暇矣是
豈山人之過哉故余嘗謂士大夫當官不可無山林之心而不必
羨山林之事若彼事勢窮蹙競進之謀有時不如藏身上以告病
養親欺吾君父下以花間隴上給吾鄉里而反以遺樂恬退邀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九

詠於其人之徒焉此其胸次忙濁何可形容雖日見黃叔度而鄙
吝難消時對魯仲連李太白而不克頓盡其名利也則何如任山
人偃仰北牕省其書記小史之繁乎雖然此以言夫既見君子猶
然故吾之貴人耳苟不使元龍自上大牀而臥則山中經濟亦可
黼黻休明山人豈不有言以備國家緩急之用而士大夫來於此
者亦豈不有籍以整頓當世者哉山人故不必避八矣

求詩文求官衙

近來不論富貴貧賤之家凡遇壽慶喪葬必羅置諸詩文以爲觀
美初不問其人之佳惡亦不問其詩之好醜也夫其人足以重我
文足以重我庶幾昭示子孫用彰來禩而我亦因之以重既不問
其人與文矣借銜縉紳庸文惡句辟如元旦人相見類作好語贊
歎不會真實有感於人而人自不能已於贊歎也至於人自不能

已於贊歎則無求而譽至卽湮滅而亦彰吾是以重有慨於今之求詩文而又求官銜者

讀書人壽親

讀書士見人壽親之以官銜者輒能笑之曰若何必以此爲榮已而自壽其親則亦以官銜進雖其良友能交者不解取其一言卽或用其言又必擇一貴者之名以覆之曰吾姑以涸俗人耳目嗟乎此言固告之吾親者而謂以涸俗人則是先欺吾親矣稱觴不尤可已乎士不讀書不笑人猶曰此愚夫耳乃自明之又自蹈之眞可笑也余嘗聞有商賈之子躄躄博訪欲能文而德著者之言以壽若親而不可得曰吾何以文爲哉吾盡吾子所當爲而吾且有文傳於人矣是吾稱觴之極致哉士蓋有不若商賈者乎或曰然則貴人而實爲吾親若友也又可重絕其言而凡人之達者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十

不能以言敬人哉曰彼自然而進者亦何可絕但不可邀致之耳

託病養親

欺君以壞天下者託病之人告養親之人居其一矣夫當其窮經講藝卽莫不曰致君莫不曰治天下一旦無病而稱病實不養親而稱養親此何心耶苟有一念及於君與天下者必不至此彼特見事勢不安居官恐有削棄之患惟此二事旣足動君父而實可潛身以觀動靜只此一事可謂小人之尤而縉紳輩方交口美之或稱明哲或播詩歌知有此一臣之可諛而不知國家之將來誰與共理矣

及時行孝

友人善言命多奇中爲言余某時利某時鈍宜有憂余怵然懼而莫知所謂也乃呼天而自矢曰其不及時以孝父母者眞禽獸矣

夫學士曰言孝於親吾未之見焉此夫求之於人者也反於吾身亦曾有孝焉者乎或曰傷哉貧也吾力弗贍則今富貴家極飲食衣服之美宮室使令之便以爲是足以慰親乎是親之所有也此不足以傲窮人之薄其親也

無朋友

甲有因螻螟之事欲利某財鋒銳甚乙與某交與甲尤盟好某急懇於乙代免之或減半意甲乙誼至重耳甲接乙詞貌優渥契闊之情有同骨肉乙亦謂是或得當乃從容及所懇甲卽色沮無弱詞乃於其本所欲得之額外更奢其數曰免不可得推君分爲減三之二且出矢言非乙不欲如是已也乙更怡顏屈面數折腰祈之至聲咽而不能出甲漠然無所動於中也乙力窮叩甲曰不則奈何甲曰必鳴公以重得罪乙含氣歸報某某識時務者曰甲勢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七

家不如其志某受禍實過於此如所減遺甲風波息石稼樵夫歎曰平日稱盟好兄弟臨財忘之此尙可與爲盟好乎吾乃今知天下無朋友矣是舉也谿刻之行口語之交教天下重財輕友之風祇以成其不義之取甲縱不悔於心乎然利有時盡復往平陂不可知吾不能不爲甲憂其後也乃爲斷曰旣係良友應刪膚語事果背理卽當挽回乙忠告已盡其忱甲剛愎弗率於義是從前盟誓都爲夢語土羹此後往來豈不雨雲翻覆再廣絕交之論用示損友之愆

黃白讐

黃山白嶽峙余郡萬山中如靜穆老人匿迹窮谷非塵土所棲近爲四方搢紳遊屐踐踏殆甚凡欲至吾郡者多託黃山白嶽遊至則藜集有司爲賈市而已老人亦不怒但作諧語云諸君果爲我

來乎遊者墨墨急趨下山麓浴谿壑去唐突山靈四字何足以盡之

訟師首惡

使天下無訟師天下豈皆冤民乎其初起於才智之人或感於氣誼不惜以筆舌爲人洩憤除冤旣而喜其言之有當於人也間復爲之又旣而人善其詞之中也殷勤致贈相於利矣夫自喜其言之有當而人又善之因以獲利也則遂如日用飲食習爲固然以必勝爲主雖殺千萬人而不覺其忍雖良朋勸止而有所不能何必冤憤雖使人含冤抱憤所不惜矣乃更有愚而狡者以爲此亦謀生一端吾可習爲之以給朝夕於是亦試之亦熟之而其道且行遂乃恬然懸其名唯恐人之不我就也訟師於是乎滿天下矣嗟乎殺人與淫人之惡人皆知之若訟師則不自知其殺人之多

乾坤正氣集

卷五頁二十七

七

其惡等於殺淫而又有過於殺淫者故吾見刀筆之夫如鬼魅禽獸之儼然人食而人揖讓也吾畏且憾旋而起憐憫焉竊哀夫人旣識字矣乃專識殺人之字此如以火自照而又自行陷穽之中以爲無傷也孰知爲天下之大惡哉吾嘗曰殺淫訟皆天下首惡非迂也

書座

古人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今朋友雜聚每喜談人過失或談人隱僻事或於傳聞過信更爲增設情形嗟乎良友之聚必有嘉言懿行開豁身心旣不能於此求進搜人惡而塗說焉眞所謂不及義者矣孝子之心則不如是余未能免此每用自惕重書於座犯此與禽獸奚擇哉

洪子方舞勺日爲文可十餘義而質地貴重進於古人盟兄常伯命余字之余以其名徵之書蓋禮地之寶可藏爲宗器又上頌而下享於天子瑞玉也茲其大瑞玉也兄旨而定焉於是瑞玉學日益上聞其字者咸天下士之今登賢書明庭有其人矣余以命字者舉而進之洪子能不忘其先君之初則余之賀有進於人者

又

古人几杖盤盂皆寓銘誡先輩便面作書多述佳言懿蹟雖艸艸數語亦含警動欲隨手卽得此旨耳亦令他人見之悚然今人喜文厭質往往贅以薄褻詩章遂失其本

又

時文做帚享之千金天下失於賊皆此輩爲之夜來與家晚柯抵足極口公遠兄奇才博學善屬文因索觀制義則已盡付祖龍不存一首夫戀不忍舍是以亡其軀公遠兄年方舞勺遂已高見及

乾坤正氣集

卷書字七

十三

此

又

顧念時事已更賢人逋逸寒山遠水中故足棲託然不得云先聖之書未嘗付我誓清雅志詎能輒遺若復崎嶇險難力足整頓便馳驅出濟勿爾耽安庶不妄食明王號稱男子

又

歲月易去建功有待所得自及者立言一事然而無補於人者君子塞兌守鈍不欲以瑠飾瀆世

又

桂花落矣主人閒甚秋蘋茂生蟲響幽答於時翫孟陽先生之逸句畱連長蘅李字之枯木遠山諸子所言皆當世不急之務非余

整人或者不許把臂耶

又

冬月竚立霜堦山院岑寂寒月侵人與南泚念吾籓子稜稜清絕不覺肌骨憂入冰壑中東坡至承天寺訪張廩寔竹柏影爲夜來樂事此間去簡子尚雅堂幾二十里許不得尋覓政爾中懷滌滌又念簡子好爲詩不知爾時吟咏之致當復何似

書洪石生山齋

洪子山齋有松一株盤矯詰屈勢古而奇竹百十數障以高峰陰映每存蒼翠雜花瘦石錯處焉時手一編繙咏其中小史校書意亦忻然有得觀者卽其礪戶率共歎異謂此至樂人余見其無閒逸之氣有甚戚之容雖言笑爲歡而憂從中來露之倏忽間一過我輒復不可遏抑每論之則以老父晚得風疾長年臥疴情不自

龍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四

禁耳余乃慨投閒寄適之士徒爾潔身煙霞草木皆成俗物如此念不忘父取地怡悅實乃其莫可如何之境等輩不識遇解人得之嗟乎雖日侍藥鑪側爲親滌湯器已如陶宏景松風自愛高不可攀况又重以下上古人覽其忠孝大節耶今天下多故士大夫日託憂君之語而日取路於有司歌臺屢響繁華欲流聞以山間林下與一二無賴山人謔浪笑傲用以消遙雖蹙額有時逾見無謂番爾稱洪子至樂人可耳洪子嘗索余爲山居記余則塵網鹿鹿未敢脫然下筆姑以是雜之壁蘿苔綠欄榭山中人不得卷石勺水自許嘉遯洪子益至樂否

示洪遠生鈔書

書經鈔錄自與艸艸閱歷者不同蓋口所疑咏手所臨傳此時往來有別意遠思悠然來於心目之際又如子瞻所云每讀一書當

作數次求其所蘊則方其手錄已生衆義若再加體玩熟復此書可永保爲胸臆間物且鈔書最能斂心靜氣蠲除煩亦是涵養一法若家鮮藏本又無資可致或時借覽不得久停又不能如王仲壬輩每詣洛陽書肆過目無遺則斷宜日有鈔本凡身所履涉遇暇卽鈔不復需待彼也擁書萬卷徒供蠹鼠此也架無圖籍時時有獲於中則用心與愒日之分耳士亦何必盡富於書乎然近世人攻舉子業亦有筆墨勤苦不間日月者大都皆八股帖括隨手朽腐之篇所謂旣錮心靈又費紙筆天地古今之大茫然不知所謂斯又鈔書之下焉無用者矣然據其手口相謀爲彼俗下時文牽合之助亦足備輔不逮况墳索異籍經術鴻文上可謀王斷國內咨掌故著述雖我不足以窮書而書亦不足以窮我鈔錄其可以已乎葛稚川云予鈔掇羣書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七

五

見博王筠云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以學博五車自營四海之儒古今來以手自勤寫高張於世者不可勝載豈非有得於此而能然哉洪子蕭然從余游性敏發所遇友皆好古嗜書誠益勤之以此久之必有疎人於聞見之外而疑子藏書甚富者并以此告諸同志之士

江止庵遺集卷七

明江天一著

涇縣潘錫思校

吳貞烈程氏集引

孫可之曰大善大惡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必黜作史者宜若此哉予歛溪南一時有兩吳烈婦一程氏一某氏蓋比閭也不數月巖鎮有方烈婦黃氏又相距二十里許耳奇節
山川照映子爲作三烈合傳亦云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也會程烈宗人先以其紀事行同盟與稽氏馳告我曰昔者淮上割肝毛孝婦倚子播文願弁數語其端亦足驚乎鼓之軒乎舞之也子曰然使今之官大寵多者汲汲以表揚節烈惟恐後則尸生浪職亦必寡鮮紀黜之事顧存史官而卒以草野實錄分任吾輩也吾何能無言

許孝子引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賣子而葬父母古孝子之風哉然而慘矣君子不忍聞也唐模許肇公讀書而貧僦寄人屋二親遭變不克負柩而出主人之厭惡其能免乎肇公痛心疾首賣子而葬余始聞之愧余亦尤蕭然不能以助已且見其踉蹌攜幼子而告售也嗟乎我殯之誼邈矣郭元振范堯夫何人子復貧莫與爲贈徒爲浩歎因是倡爲朋友通財鄰里相周之說敢告同心各隨願力上全其親下全其子襄彼哀傷用昭其志此真津梁共濟殊勝施若緇流孝子仁人當必有無間於寒江子之說者

里中禳災再舉引

年來災譴甚蓋人事作於下乎誠各悔過修省日如有神焉在吾前後左右焉用祈禳爲然今天子躬行焚燎卽我郡邑諸大夫莫不精白乃心爲民請命則昭告明忱先事而禱除也邦國用之蓋

有其舉之矣里父老循而行焉鳩泉協力散蠲帛牂從俗從宜率
獲嘉答比於四遠應報不誣今我元里更修前緒仍量力徵輸對
越以臨與齋明爾室竝行不悖神豈其不我據乎願與里人約各
勵厥志富貴者寬厚施祿貧賤者食力自強長幼各安其分尊卑
勿亂其行則谿毛行潦可薦上帝苟或不孝不忠不仁不義謂神
可恃乎雖鐘鼓嗶嗶徒惑聽睹吾聞驅疫之神甚剛而直古聖賢
恒重禮之必不以我外勤繁數遂鑿此一縷篆煙耳吾里人共勉
哉

老竹嶺募修石關小引

方今國步維艱四郊多壘普天率土之人不能捐身家以衛社稷
而顧求福田利益事曰二氏作緣豈不大顛倒悖繆也哉雖然抑
有說於此蚩蚩者流不曉君父大義語以桑土綢繆之策輒謂私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二

憂過計焉人懷肩鑰之智自幸身家可保無虞其孰肯少捐升斗
以爲未然之備耶乃借瞿曇古佛告以福田利益之事或又翕然
從之此山僧性堅重修石關之說深有取也老竹嶺爲新安入浙
大門戶孔道四出較他塗爲扼要往歲予銜唐公之命相度防守
已閱十月禦盜有方聚米無策衆姓之力亦止於此不得不以其
事轉而授之他人矣而山僧性堅居此已十有餘年真古樸而有
道力者蕭然一榻率老弱衆僧於嶺雲最高處開墾種作以度晨
昏且數椽頽敗不蔽風雨視彼瓊寶琳宮梅檀花燭褊袒唱喝坐
受十方供養者甘苦何啻霄壤嶺之半有新橋四面僻路皆爲伏
莽之窟穴僅一線往來勢不能飛越巨商大賈每值歸途靡不驚
心動魄時遭劫掠之苦而嶺上諸僧間能於耕雲鋤月之際伺其
聲息窺其動靜以脫行人於苦厄及到嶺頭少定喘息如登彼岸

此真現在因果又何事別求利益哉嶺上有石關歲久漸墮關前
有關侯祠棟宇未完山僧性堅欲依險爲守因舊增新壯其規模
以陰萬捍衛良苦心也顧賞禮必借助於衆力居者有香
火之愿行者有道路之安合新安之人皆當發大願力以觀其成
豈僅尋常利益而已余故喜山僧此舉實有俾於君國之防而亦
不失古者神道設教之遺意焉雖與之作緣庸何傷時在乙酉三

月

解書說

聖賢之言不過數字後之人演以無窮之語而不得休凡以推求
其意而以己意斷論之非謂聖賢之意必在於是也古之儒者各
有師授夫既謂各有師授則其授非一人之意明矣註疏箋釋所
以竝存天壤而不啻爲聖賢之意卽我太祖命士子各有發揮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以闡聖賢之語言一以覘學者之心志不拘拘一說以定之故搜
求諸儒之語集爲大全使衆備耳如止一說則竟廢大全可矣又
何爲紛紛表章於天下而令人徧觀哉既使人得各以發其意則
前之諸儒與今天下之士無異也今之士有能出一說而見己之
長又以不悖於其旨斯亦何不可之有嗟乎卽紫陽當日亦是自
著其說而非謂天下人之當從此一說也山居館課不能效當世
爲師者逐日講書幾章虛完故事每令諸子諷詠本文先求傳註
已乃自出己意解書苟有解頤之處同堂共契用存一說使末師
之陳言講章罷斥性靈以生一章之內生意無窮真覺日日解書
多事矣然何嘗不日日解書也

奪研說

士負讀書之名上不能取古人懿蹟措之躬行次不能取其文藻

被之著述又不能以精神意見如昔賢之以書畫擅名天壤雖復
筆研精良何益哉如某士之奪人端研奪而不遂卽中以禍此眞
覆人家國殺人如艸菅之人何也我以奪行是不顧理義矣不遂
而不自返是無愧恥矣卽中以禍則慘毒過於蛇蝎豺狼矣一研
之微遂已至此况其大乎爲士而若此况當官乎昔蕭穎士至李
韶家見研頗長語人曰此三災石也字札不奇一災文辭不優二
災窗几狼藉三災若是則吾方以辱物是懼力起而奪之卽此一
念災物甚矣况其他乎嘗見有奪人家國奪人田園宮室者奪之
者化爲煙塵冷風而宮室田園如故人之禍方興而已之禍不旋
踵而更烈嗚呼奪亦何益耶須臾之間奪研之人已化而此研不
少損又不知落誰氏之手矣雖然一研之佳遂爾致禍亦可爲蓄
異物者之戒矣使其研不甚良誰復見而奪之而禍哉故君子宜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以質朴自全

三年之喪說

三年之喪卻是沒得孝順父母了無可奈何了只得麤衣惡食自
受一切諸苦境界不致一毫快活以比父母那三年養育之苦卻
於父母身上一毫不曾報得且欲以此慘痛中激發磨鍊出爲人
爲子一個品格以求不辱父母斯亦可謂生人之一節所以三年
之喪一是欲人子自盡一要動人觀感使人見無可奈何光景報
不得親恩的時節猛地警醒他父母不在了補不來了我父母在
豈可不趁他在時發狠去孝順使我父母身子實落受用比如養
育我的時父母受了苦楚我卻實受了多少快活况今人三年之
喪不過一白帽白衣皮毛門面何會實受苦楚乎且如說個報字
我將東西與父母喫與父母穿又做一個好人又行三年之喪以

此叫做報他的恩然我父母要待人好就無兒子也有人待得我父母好有東西與喫與穿也是報我父母一般若我在三年懷抱內只有父母是這樣待我再沒有第三個人是這樣待我也只有父母是這樣真誠愛惜無一毫勉强待我且莫說三年後還有一生的大恩只三年內的恩也報不盡了嗟嗟人要想到這個所在真是一刻也過不得刻刻孝順還是遲了况可不孝順耶是故君子有終身之喪不敢一毫得罪人倫以孝順父母三年之喪其無可奈何者矣及時自盡此三年之喪之前之事莫只認三年之喪也

謝子藏書說

謝承啟云家所藏名人法書艸行小楷甚富盡爲偷兒所得輒往往見之執友之家深用惋惜余謂寶物非一人可常據君旣飽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有亦當流傳人間使世共之請爲君特志數行令曠代下知某書爲謝子所賞識某書爲謝子所留遺何必永貯奚囊乃始矜爲己得謝子忻然如置身霄漢隨行諸書不復秘惜

謝代筆說

世界只是虛浮勝了所以人心日壞風俗難挽然畢竟是賢人君子之責卽如今人壽文傳狀與夫官府碑記之類官銜是一人爲文又是一人旣以官銜爲藉重則不必求佳文矣旣以文爲重則不必官銜矣往往求有意思人爲文而必以官銜冠之是其心非真知其文之美好也亦耳食其名而又恐其姓名之非顯者之不足以炫人耳目已耳余向爲貧計亦時爲顯者姓名作奴眞可愧也故自今有欲余爲文而爲顯者姓名爲奴者雖萬鎰必謝之必勸渠不必尙虛文也

採詩說

上有美政則下歌之謠言則有甚於敵國外患矣夫下之人非可彌縫也愈彌縫則諷刺愈不可當矣

世衰說

吾儒稱說書窮理而日逃遯於佛夫天下有避危趨安避苦趨樂者而吾儒如此儒真不可用不必用之物矣僧日趨佛而未聞僧退歸儒以此見世道之衰而人心之情懂也

許幼伊墨引銘

墨卿之品盛於唐名家無慮數十其最則禁中歲賜渝糜者是也段柯古作渝糜楊升庵又以糜作麋徐文長更作渝麋按篆文麋通作眉如蛾綠螺墨其值蓋不必千萬惟麋鹿屬其腋純白無間古之麋裘狐白者也滑膩不受滋垢當是此墨至精能變之使黑

乾坤正氣集

卷音三八

六

故稱渝爾今夫素賤青簡用濡毫次皆黦然深黑世有不受變之麋則墨之品第固自有定格矣予曩獲許芳城硯史驚其特異今幼伊又以漆煙鳴許氏兄弟多才擅詞賦精鑑辯凡此皆發二西之藏折衷古法運以神思遠過唐人用加海內當有隻眼辯之固不煩麋試者也銘曰

松根紫石萬桐千漆至道無文終古默默

知已篇

天一三十四歲矣浙上傅辛楣先生以名進士父母茲土拔之童子試中弁一邑先生廉其蕭約而偃蹇也呼而咨嗟慰喻之曰子文骨氣深遠日益勝終當奮翼澠池會文宗不果試遂報罷明年春較童子復以冠軍先生且捐己貲爲報者勞叱勿索天一及入院則之故事凡郡邑童子首遺大夫例得請益其名鄉之人謂李

何不求先生更引於上天一愧負甚且隔文宗數百里地又欲以是累先生重吾過不知足矣不敢也以是歸卽遷跡窮山中又明年春歲試童子始於場中呈卷時見先生面先生不以其謬荒遠抗也謂之曰向者深是吾子之不復求於上也詢所近課益嘉勞焉及覆諸童子無天一名疾者曰先生棄之乎先生則以試天一者數不更覆已案成列第七遂補郡諸生是爲崇禎丁丑天一乃始得具衣冠拜先生於堂而稱師行弟子禮師曰今非抑子名數前茅重拂上反累子蓋猶然前此之文衡也於是莫不相與歎息師曲成天一如此嗟乎師甫下車較士經四日試而拔天一至於再至於三五六年来取合邑士蓋自天一始天一年旣壯邁始得一遇師中間復闕厯阻挫勤師艱難寤寐始得列青衿伍於時拜謁頻宮激昂慷慨不自知其情深而意感也豈不謂一人知己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雖然知已易言乎自問師將至於邑則撫几而歎徘徊以思謂苟得一當出師門發抒其有自矣然衆人亦若是以望卽天一於前此邑大夫何嘗不如是獨若竊竊然懼見瀆於師者如所謂於山見嵩華於水見黃河於人見有師師固當世之名公君子大賢以上天一亦頗不欲以流俗苟安者一旦出其門牆矜其始進固君子大賢之徒也輒不自意葑菲見采儼然師弟子矣則徒以是爲拳拳乎夫士君子讀書講義上之人里而選之其身非與百姓有大間也非可以此而止也愚夫俗子遂謂此生有是之遇可以不貧而其人亦汲汲然恃爲送窮之具嗟哉此衆人所謂知已非天一所謂知已也竊意人臣爲國取材於世不獨春秋兩闡稱爲得人卽郡邑大夫試童子日其羅致優禮者政爲有蓄儲之義在若所稱拔其尤則此一人者里鄉觀聽之有志人國者屬意之雖未

握符操柄已隱然加以尊王佐民之誼而降重矣豈止令圖若飽煖私其一身一家已哉以是爲知己之難也脫使某受之於某大人先生知之者國士目之某縱敗實甚旋復爲此大人先生者斥遠恐後而悔其前之誤則僅以雕蟲小伎爲有當乎流覽誦讀者之心至使擊節欣賞恨相見晚怪不同時君子猶以爲知其文耳若知其人有關當世者懷文抱質隱處塵土獨能察其隱微自喻之所存遂乃重以品題加之拂拭是誠知已也哉然知之矣素絲歧路昔人所悲此猶其得意而難測者苟蹈於是君子終勿之許天一用是躊躇惕息日夜祇懼顧念書生越分薦福雷轟孟浩嘗貧期以放性其能文之家著述有補於當時則自獻所作不嫌迭進私惟謏陋區區時藝既不足追古作者以自表見又以筆墨稼穡遠處幽壑弗及博綜世務周悉民隱時時有所數條其間自愧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八

自退以是疎節濶目於師之堂階而不知其罪而師爲之恕然亦嘗有大不得已以求於師者則皆患難橫溢及身而不可辭師亦輒諒其心之無他而嚴爲之直於師啟行有衣巾而黠者三人假天一名爲關說師始信之旋覺其詐也更謂天一日渾其姓名無令傷吾於遠者之胸此豈常人之待天一乎師又嘗以迂拙名氏獎飾於先生長者之耳而賜之話言間有過而問者卽復稱引師說誤獎大之古云奉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大牢矧師標目過分乎顧影咄嗟何修得此嘗聞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過大賢此焉足貴彼曩哲所慕往往收名定價於龍門誠以其人爲物宗或被容接終身卒如所指名而不失興言至此何可以一日惰而得免爲知己之詭厲乎忽忽數年予小子了不異人意乃孔邇之歌如山如河而師報政成且覲天子之元朝野大人競致茂

譽吾鄉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載途述舞各達其沐浴之懷聲於天地於是鏗鏘洋溢兼萃師來是邦所爲文章蔚成一書鏤版以行又相與樹館傳清以昭示其平明之實也吾聞君子有九德者可爲大夫不止作器能銘升高能賦師以八斗七襄照耀於潛者震驚海內數年以來德業宣著動爲百城表仁義禮樂之風披拂於春和化日故民無駭政百務振釐君子小人牆陰微語恒稱師行德於不見之地若夫造士之功炳炳烺烺卽罔不爭自瑩厲交輔維新一祛舊風清我邦族詎小子一人私言哉師分較南闡歸告我曰文無眞知確見不足奪主者目以言乎相形之難也每當黎明卽乘朝氣取卷巖閱得其一義懼次義弗稱是又得一義懼如之凡七篇之中沉潛反復不勝戒恐而所得皆殊異士然奇才錯落或格於功令或瑕於忌諱或強弱不齊則撫卷太息唏噓動左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九

右不能以宰夫師所取材如是猶以其遺落者諱復媿媿於時襟袂之間如使人親與之諷詠流觀而欲代爲戚嗟沓若蓋訓小子以所不及而期之遠也乃師畱心人才之地抑何弗敢以矜心處又若是其甚乎此尤見知己之在文者且不易也嘗讀師前代書家有治縣譜所至惠化如神而其要者惟曰勤而清清旣憲綱自行勤復事無不理師之治行上最亦何足異惟師行矣天子將使讀中秘書觀其燮理維子小子疇親講席而問行藏言念五六年中吾師顧盼槽櫪之間令其昂首長鳴者數數有人矣河陽三月先蒙伯樂之過者誰耶小子亦何遽以石洪爲况乎而不禁自發之綿綿也子小子能無慎哉己卯年十一月九日

謨師篇

少時不遇便云某師甚利裹糧以從俗習旣深懵不知變猶沾沾

自得也嗟乎亦曾念移而之利之徒者蓋又嘗偃蹇如故哉此非
虛心篤學立意好古之士未有不墮於此者然緝緝翩翩日以鼓
簧後輩既自敗又以陷人如羗蝮之旋轉而未有已也作誤師一
篇

夫流俗腐儒動云某種文可利試某種文易逢時於是身所揣摩
與訓子弟皆爲此種矣而不遇如故卽自負高才生或今時有文
名於世者平時罔不高自許可不妨開文字以非常之境一旦臨
場應考又未免動心減其文價更造一種迎合主司之文亦謂不
如此不足以售而卒不盡然若此者皆起於上之人不能開誠心
布公道大其網羅以收合天下奇才異能之士而徒以荒疎固陋
多年不看書不作文之心胸主意託名於正文體陳陳相因於是
庸下之士起而自得曰如此文方可上進上士薄之曰彼何嘗知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十

文唯作如此伎倆以應之一場之內或浮調輕華或填塞肥滿如
此則取不如此則棄其爲卓然自立之章蓋亦鮮而倖矣以故考
卷鄉會墨之出也往往什九不當人意臆下獨立不懼者少隨波
逐流者衆見其輕華肥滿之多售也則又相率而盡習爲如此之
文以圖得當年復年也科復科也此習蓋入膏肓矣雖有開明之
言惡能強其聽受哉夫祖宗朝使人作爲文章原令發揮聖賢蘊
奧以規士子胸中見識何如練達何如然後發爲政事有以爲經
理國家治安生民地耳所以頒賜性理大全諸書令其各出所見
而又令讀五經諸史秦漢唐宋以來經術之文以儲其才以廣其
用如徒中無所見但掇拾膚語依傍營生所謂詭隨規避庸駑衰
頹之情狀及夫希世取憐妄意迎合之志氣先已中於文字之中
則幸而事上理民亦何嘗不以此情狀志氣施之乎要之上以此

標的下以此射而中之天下以鄙夫而成亂實以鄙夫之文生心
害政爲之也雖然不可謂往昔之無良主司也如某科之某其所
取天下士皆不執已見或其意足轉傳註或其局殊絕衆流或有
短小精悍惜墨如金或長江大河橫絕一世不執一見不拘一體
眞所謂隨材器使衡文之至道也然不可謂今日無良主司也卽
如湖廣之王福建之吳江西之侯開闢天地使從來積腐之世界
一舉而盪滌更新文章大雅之業目不暇給而其見於行卷也亦
惟四公所取之士皆能領袖羣雄爲海內之所仰望此衆口一辭
非予一人之私論也則正文體之說日日申之徒正其泥塑木雕
之文體耳若一人有一人之體一文有一文之體一意有一意之
體渺乎其未知有正也

灑血言題辭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嗟乎痛哉君子亦何敢動以死責人耶然崇禎十七年北京在廷
諸臣不知吾君爲社稷死乎君死則殺賊報讐第一死次之爾時
食祿何止數千百十倘各持一刃致命爭先卽斃一小醜亦不負
聖明在天之靈不得則罵死不得則各務自盡所謂不能手斬渠
魁又不可受辱不敢自謂忠也不敢偷生不死矣奈何哉盈廷之
上皆託云書生無力不能死又降之甘心臣僕罔有微慚僅得二
十餘人顯從先帝嗟乎卽又安得不以死責之吾聞古忠臣事不
克濟卽死猶懷愧心謂盡一死塞責將雪恥何人矧儼然身際天
崩地裂顧延頸奉逆耶則今死事諸臣縱不自願爲表章之而節
義凜然英風浩氣豈不縣諸日月聲名萬古兒童婦女猶爾歎興
又况仁人志士此吾子如灑血言所爲作也嗟乎痛哉諸臣亦非
徒死也以義不受辱之魂爲蕩滅厲鬼耳若夫激揚恐後一以發

扞日星河嶽之精無俾銷沉一以培養天地正氣磨鈍礪世激勸後起而一以此悲歌感憤不容已者愧死諸降逆輩使彼不死於賊不死於刎頸自經而竟死於紀忠錄節者之筆死事之係豈淺鮮哉且卽不烈烈從君而以廟廟近習之臣逖逃而遭賊害與夫牽係七八百臣於郭門之外駢首就戮夫獨非死哉一死馨香一死遺臭雖欲不以死責人不以死責在廷諸臣有不可得雖然亦終不以死輕責人何也讀書懷古孰不矢志言某當死某當死哉而及身不能輒又爲後人詬笑往往然矣故士不可不痛自勉也是編爲哭先帝哭汪偉先生詩王子負剛大之氣吾黨咸尊師之其褒忠故自鄉里始續以秀才許炎先生則所望於學較尤先也

題洪遠生還山詩

洪子遠生出山如許年不求於人亦無求遠生者遠生卒亦落落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無求是以還山遂有還山詩嗟乎其自得歟不得已之鳴歎不得有所表見於世而徒以吟聞鳥鳴蟲語誰實聞之亦傷之至矣然不可謂世無求於遠生者遠生多讀書能古今文辭又出入風雅三百篇晉魏李杜諸名家醞釀而成一己之業又善書法且博識古名人墨蹟數者往往爲人所求無寧日何得不謂之求遠生哉然知遠生而求遠生者又皆好高喜遠不屑屑與當世俗人交而率皆不能相助爲理其富貴功名輩不能也則其能求遠生者蓋亦鮮矣不還山也將逐逐乎雖然其不能爲求遠生之人者雖千百其人不足多其能爲求遠生者卽一二人而已足遠生但觀千古來賢人君子與夫文章節義之士其爲一時之知己者無幾而千載後讀其書想見其人若有求於其文其人者不知幾何人也遠生於此將何願哉遠生亦可以超然自得矣

題方贊元詩文集

吾友方子贊元諱國位年弱冠時負笈遊學吳越開籍嘉興爲名諸生嘗聞流寇慘殺毒亂中原每爲之憤懣食不下咽因與同人結社習騎射思獻策當事以討平之不幸年甫三十殫志而沒今其夫人矢節守二子學琴學書贊元平生好讀書遺詩文凡百餘篇可謂豪傑之士也天下未嘗無才在上者類皆闕冗之輩而在下者往往抱負瑰奇又不得一見試於用豈獨吾贊元之可悲哉然贊元沒而其志不致終泯滅者將必在其後人贊元先祖貴文公正統間進士爲清節名臣良曙公嘉靖進士官應天府尹其子諱一敬萬厯乙酉孝廉爲福建泰寧知縣有聲贊元父諱汝敦人稱長者吾又以知吾贊元之必有後也因題其遺集而歸之畱以示其子孫

乾坤正氣集

卷五三十八

七

題陽山寺僧若如手卷

讀書陽山寺見主僧若如誠朴篤直其左右之儒者亦輒稱道之如一辭已乃聞其生平益幼遭流離患難又嘗茹檠食荼於黃山普門苦行中如是者數年始來此山遂見周譽嗟乎釋氏故儒者所擯棄之人亦以艱難困苦而得山中高衲士君子頗知大義者稽其所行率多可恥則大約不從艱難困苦中過耳於此得力則出處之際有矯然者足以自存而士不至貽羞於鄉曲大夫不至爲蠹於當官詎一釋子弗若乎雖然吾見今之士矣又見今之大夫矣彼何嘗不寒燈蠶苦何嘗不偃蹇軻軻何嘗不食力服勞而受無名之謗而取下愚之譏貧賤之境孰者其不閱歷乎而一旦爲所得爲卽爾恣睢狼戾無所不至焉則又安取乎五倫之在身而儼以衣冠之異矯語於村夫孺子乎是有貴乎艱難困苦之志

耳若如惟存其志故嘗不見惡於左右之儒者而余來此山猶得見其前者之概書此以歸之

江止庵遺集卷七

乾坤正氣集

卷五頁八

涇縣潘錫恩校

古

09972

